



重刊黃文獻公文集卷之十

門人

宋

全輯

後學

虞守愚

全校

碑文

宛平王氏先塋碑

溫陵張維樞子環重選  
會稽王廷會培菴補訂

今上至正六年秋八月中順大夫江浙等處財賦都總  
管王公得請於朝疏恩二代爰狀其實來論於潛曰是  
宜有述以章示上賜庶假寵我子孫於無窮敢屬筆於  
子潛辭不獲則序而銘之按王氏上世家遼之蓋州總  
管公之高祖諱璘知金將亡與二兄禧祺擁衆歸于我

太祖從 睿宗南攻汴愍二兄之死事感激奮勵誓不  
與敵俱生摧堅擊強所向輒克屢以捷聞汴旣下計功  
行賞授虎符管領女直漢軍都元帥奉二兄柩葬于燕  
之宛平因爲其縣人高祖母曰亦刺氏曾祖諱德璋襲  
父職仍爲管領女直漢軍都元帥曾祖母曰吾古倫氏  
祖諱堯通文史尤善譯語事 憲宗爲必闡赤而以材  
學受知 世祖擢禮部侍郎於是國家龍興垂六十年  
上方注意稽古禮文之事所以潤色鴻業者左右欣助  
與有力焉居歲餘出爲真定路奧魯總管真定於河北  
爲巨鎮民多占籍軍伍撫馭之甚有恩意人皆德之祖

母曰李氏幹里根氏父諱承良好脩而嗜學歷觀古昔  
興廢失得之故而慨然有志於當世鮮有能深知之者  
嘗由行工部怯忪口總管府令史補徽政院掾史調將  
仕郎冀州等處納綿提舉遷從仕郎崇祥監知事監陞  
爲院以承事郎爲其院都事又以承務郎爲其院之規  
運提點母曰李氏魏氏四世皆祔葬宛平先墓之次此  
其系序官業之可見者也初總管公由晉王內史府掾  
陞記室遂入掾中書以文林郎任禮部主事始贈其父  
應奉翰林文字文林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及  
公以殊祥院都事遷宣政院經歷轉奉直大夫叅議院

事乃贈其父奉議大夫樞密院判官驍騎尉太原縣子  
其後公自太宗正府左右郎中改授大都兵馬都指揮  
使又贈其父中順大夫兵部侍郎上騎都尉太原郡侯  
至是公以中政院判官拜今命遂追贈其祖翰林直學  
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太原郡侯李氏幹里根氏並太  
原郡夫人加贈其父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  
太原郡侯李氏魏氏並自宜人累遷至太原郡夫人公  
妻孫氏亦以從封至太原郡夫人蓋自尚書府君而上  
四世咸有官序而蘊蓄之素未克大施福祉所儲總管  
公實承之公名洪字彥弘少受學於鄉先生同門莫不

敬服事幹里根夫人定省之節衣服飲食之供靡所遺  
缺寒夜則捧其足而卧病日則每旦以舌舐之至病愈  
乃已尚書府君既歿家事悉咨於魏夫人而後行得祿  
必歸之且舉孫夫人匱具以奉焉先世所遺田廬則盡  
以畀其子慶不幸慶蚤世喪之過哀人尤以爲難有餘  
貲輒分惠其三族貧無所依與不能具言凶之禮者則  
贍給之所引拔登仕版者二十餘人其居家孝友如此  
至於蒞官臨民績用尤著始入內史府來謁選而六七  
年不得調者三百餘人亟爲關白程其材品較其資歷  
而補署焉天曆初通州三河潞縣之人爲東兵所殺掠

兵未息而又苦寒公持在宣政院中書傳上旨俾往賑之賴以全活者甚衆收瘞其死者四千五百餘人誘還其俘虜者二千五百餘人兵馬司主求盜事最叢劇而能使庭無留訟皆其灼然可紀者也觀公名位之進則積善之慶爲可知觀公行治之脩則義方之教爲可見是用牽聯而備書之公有子二人長曰惟德國學生次曰螟蛉女三人皆在室其蕃衍盛大未艾嗣是宜有屢書不一書者銘曰王氏之先奮自遼東際逢興運克有伐功來居于燕蟬聯奕葉踐敷中外珪重組疊志局于位厥光朱光委祉後人五世而昌煌煌密章馳恩父祖

升華禁從疏封胙土惟神在幽被服褒嘉假茲寵靈大啓厥家史臣作頌庸侈上德勒諸堅珉昭示無極

廟碑

故陝西諸道行御史臺御史中丞贈摠誠宣惠功臣榮祿大夫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濱國公謚文忠張公祠堂碑

故濱國文忠張公家濟南而其別墅在歷城縣北十里華不注鵲山之陽歷山之陰號曰雲莊公自參議中書省事退休其中者垂十年至治泰定之間詔使沓至皆堅卧不起文皇御極以翰林侍讀學士召未至改陝西諸

道行御史臺御史中丞公乃幡然就道時公年甫六十到官廩三閱月而薨于位天曆二年七月壬午也始公嘗謂吾居雲莊而樂且密邇吾先世大墓吾死必以昭穆序葬而於是乎祠焉九月丙辰公嗣子今祕書郎引遵治命奉柩以葬而以清河郡夫人郭氏柩至順二年三月戊子乃作祠堂凡屋之爲間者四堂居其三而室居其一受神有位物器備完歲時歲事饋奠惟謹以涇忝綴公門生之末俾有述以告來者潛竊惟公初尹堂邑撫人有恩用獄不失有罪能使豪強齟伏而盜賊化爲良民爲御史則抗言尚書省不可立其變更法度易

置官府將勵天下且擅除御史大夫中丞非祖宗故事疏時政之弊萬餘言力拄權姦幾蹈禍而不悔在中書則諫止內廷燈山之戲卒以忠直受上賞暨執法西臺屬關右荐饑壹以荒政爲已任有禱于神其應如響乃傾私橐斥公帑奏請大發錢粟下輸米授爵之令用便宜通鈔法以來商旅由是人始得食至於疾病死亡皆具爲區處慮有司怠於奉行則分遣察官臨視之委曲纖悉竭盡其力賴以少甦者雖甚衆而公竟以憂勞悲感奄及於大故捐館之日奉元鼓樓梁木自壤濟南里第有光若隕星者民之無祿庸非天乎事聞制贈公攄

誠宣惠功臣榮祿大夫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  
柱國追封濱國公謚曰文忠卹典之優異先帝憫悼深  
矣公所務學致於實用而一語一默之細亦無所苟  
仁宗時公居禮部爲侍郎尚書兩持文枋克廣賢路深  
契上衷新進士銜刺來謁輒拒不與爲禮書方寸之紙  
令闈人諭之曰但思報國無以私謝爲也所撰著施於  
朝廷行於四方萬里人莫不傳誦之蓋公之蒞民政多  
卓異宜如循吏之立祠直道以匡君而勤事以死宜如  
功臣之祭於大烝文學論議存乎淑艾之私宜如先賢  
之祀於學固非其家所得而專也然以公居此爲最義

從容去就之際聞者至今爲之咨嗟歎息過而見其平  
生釣游處池深木寒猶將低徊不忍去况登斯堂而仰  
公之遺風餘烈可使貪夫廉懦夫立其於名教殆非小  
補尸而祝之豈獨仁人孝子用以厚其親哉潛遂不敢  
辭而序其槩復爲銘以系焉公諱養浩字希孟世次官  
闕行事之詳有傳在史氏 今皇上又申勅詞臣勒諸  
石章昭揭墓隧矣非有關於祠事者此不著銘曰  
瞻彼樂郊齊山兩間山之幽幽水清且漣就遄公歸而  
上于此使者在門公不爲起止非無所行也以時大君  
有命賁然來思曰予赤子汝饑予哺庶幾當宁寬是西

顧盡瘁以仕不有其躬神游故墟有寧一宮公像在斯  
皇皇卷服生氣凜焉過者必肅

故叅知政事行中書省事國信使贈榮祿大夫平  
章政事上柱國追封閩國公謚忠愍王公祠堂碑  
至元十五年秋七月閩國王公以福建道宣撫使覲于  
上京

世祖皇帝與語大悅朝退首命左丞張公即公寓邸傳  
旨詢日本事公對以日本蕞爾島夷不足煩天討因畫  
招徠之策以進深契上衷將使預聞國政公懇辭迺降  
金虎符授公中奉大夫刑部尚書福建道宣慰使兼提

刑按察使仍爲御便殿曲宴以遣之俾左丞呂公爲公  
起舞霑醉而止公旣還治閩中具宣德意十六年夏五  
月舉家入朝明年正旦上眷禮有加擢戶部尚書數奏  
事稱旨嘗命之坐而輟御膳以賜以廷辯薄百官俸非  
便忤權臣意丐外十九年春二月拜正奉大夫叅知政  
事行中書省事將之官江西即政事堂條陳二十四事  
丞相齊魯國文忠公大喜恨得公晚留公毋行二十一  
年春正月進對言日本未易以力服而可以計取誠令  
臣等備一介之使以招徠之事成可無殘民匱財即事  
不成亦無損國威重上嘉納之因以公爲國信使凡所



須一惟公意公以爲臣他無所須祇須一印佩之擇叅  
佐數輩奉詔以行足矣有旨命公視草且賜公玉環連  
條納瑟瑟袍帽鞞馬鞍各一俾丞相善護視公妻子之  
留質京師者公旣陞辭以夏四月發慶元五月抵耽羅  
耽羅人或勸公勿輕往公不聽秋七月至日本境上先  
令持旗榜諭其國中并移書國王及用事者日本遣使  
郊迎甚謹請遂以詔書入辛卯望艤舟對馬島丙夜俄  
有舉火譟謹島上者公竟遇害而薨得年五十有六夫  
人葉氏携諸孤跣哭赴愬闕下上聞訃震悼命頒其家  
衣廩如故給夫人驛券乘官舸五南還究其事尋謚公

敬愍侯錄其季子從仕郎南劍路順昌縣尹都中爲少  
中大夫平江路總管府治中即平江賜宅一區田八千  
畝厥後都中累遷荆湖北道宣慰副使言公雖已得謚  
而爵秩未稱有司以聞 仁宗皇帝覽其奏皇慶元年  
春三月詔加贈公榮祿大夫平章政事上柱國追封閩  
國公改謚忠愍於是夫人亦從公爵封閩國太夫人旣  
以告其第太夫人母子相與感泣懼無以昭上恩侈前  
烈爰卜吳縣至德鄉白蓮橋之西二百步構堂肖公像  
而祠焉公姓王氏諱積翁字良存其先光之固始人世  
爲宋世族高祖諱戩贈太保高祖妣陳氏東萊郡夫人

太保南渡時嘗仕閩因家焉故又爲福之長溪人曾祖  
諱椿贈太傅曾祖妣陳氏通義郡夫人林氏平原郡夫  
人祖諱萬全登淳熙二年進士第任處州青田縣令贈  
太師祖妣林氏贈衛國夫人考諱方大贈少保妣陳氏  
穎川郡夫人初少保無子禱於顯應崔府君之神而生  
公性至孝博學工爲文辭年十八領國子舉明年用叔  
父叅知政事忠文公伯大蔭補承務郎調監嚴州都酒  
務故宰相吳公潛分闈四明辟奉國軍節度推官改泐  
海制置大使司幹辦公事累數十年不決之訟悉以諉  
之凡所剖析三百餘事有平心錄四卷除提領戶部犒

賞所檢察官貽書漕使趙公與嘗捐和平十二酒庫積  
逋十七萬和平三百家爲之少蘇馬公光祖以執政尹  
天府辟浙西安撫司幹辦公事奉朝旨決六縣獄單車  
夜至餘杭閱獄囚一百七十悉得其情當坐者僅數人  
餘皆平民明日召縣官盡釋之所平反他邑疑獄全活  
甚衆辟淮東總領所措置糴買官江東轉運司幹辦公  
事用舉者改秩差知富陽縣治辦爲諸邑最皇族有縱  
家僮殺人者論如法無少貸人尤快之秩滿堂除兩浙  
轉運司主管文字力請寬版曹催科之限東南諸郡咸  
便之除監左藏封樁上庫差通判臨安府除提轄文思

院主管諸軍審計院遷太府寺丞兵部郎官出知徽州兼都督兵馬府叅議官軍帥李銓據城謀爲變勢張甚公以計柔服之且施恩信離其黨民恃以無恐加兵部侍郎仍舊任俄除江南東路提舉常平茶鹽改福建路提點刑獄行次求嘉復以爲天下兵馬都元帥益王府司馬辭不就改知南劍州兼福建路提點刑獄兼招捕使進兵部尚書除寶章閣學士福建路制置使兼職仍舊於是德祐內附三宮已北上而景炎新造未久又航海去迺抵福州行省以八郡圖籍上之行省承制以公知建寧府尋充福建道宣撫副使部將李雄挾淮兵爲亂殺

同知宣撫司事潛說友而屠其家公收潛尸爲抬後事且以計給雄而厚結其麾下因大閱擒雄誅之以功陞宣撫使福州路總管兼府尹兼提刑按察使已而淮兵亂復作公率郡民捕其黨悉斬以殉閩生齒數十百萬卒賴以完亡何而入覲鄉國之人至今思之公夫人曰陳氏曰林氏皆封安人先卒曰葉氏今閩國太夫人也其爲比丘尼而在者曰圓明靜慧慈照大師住持杭州明慧寺擲思母已卒者曰宏宗圓明佛日大師住持平江妙湛寺普貴子男七人曰時中易名爲僧以卒餘悉以公奏補官曰琦明威將軍同知肇慶路總管府事曰



原件短缺

權中從仕郎同知循州事曰昇中從仕郎寧海縣尹皆  
卒曰建中從仕郎建安縣尹閩國太夫人出也從太夫  
人留質而歸卒于維揚驛無子以都中之子爲其後曰  
端中從仕郎九溪縣尹亦卒曰都中今正議大夫兩浙  
都轉運鹽使女六人匹適名門二爲尼孫男七人女四  
人曾孫男五人女一人堂成後三年都中以太夫人之  
命來徵文將刊之茲碑潛竊惟公之忘身徇國亦旣簡  
在帝心而足以暴白於天下太夫人勤懇壹意爲天所  
祐年幾八袞貌端神澤福祉未艾正議又以材猷德望  
嚮用於時有光于前人蓋人紀之大者三公之爲臣太

而海深非末學小臣所能窺測懼無以稱塞明詔顧以  
待罪太史屬職在記述不敢伏闕控辭則退而考其世  
次官伐行事之實序而銘之昧死以上謹按王諱拜住  
系出扎刺爾氏六世祖諱孔温窟哇從 太祖皇帝伐  
奈蠻以巴馬濟 太祖步戰而歿贈推忠劾節保大佐  
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魯國王諡忠  
宣六世祖妣諱闊夔追封魯國王夫人五世祖諱木華  
黎從 太祖皇帝滅克烈 太祖卽帝位以爲左萬戶  
從破金入燕專征遼東西諸郡授太師國王都行省承  
制行事建牙于燕以經畧中原金主南奔齊魯趙魏晉

秦之地次第悉平臨終以金人未滅爲憾贈體仁開國  
輔世佐命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魯國  
王諡忠武五世祖妣諱普合倫追封魯國王夫人高祖  
諱孛魯嗣國王奉 太祖皇帝命攻西夏定河北平山  
東以功食東平郡贈純誠開濟保德輔運功臣太師開  
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魯國王諡忠定高祖妣諱合  
篤輝追封魯國王夫人曾祖諱霸都魯從 世祖皇帝  
伐宋爲先鋒元帥已渡江與 世祖會鄂州而 憲宗  
崩 世祖俾總師留屯而還歿於軍贈推誠宣力翊運  
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追封東平王諡武靖曾祖妣

弘吉烈氏諱鐵木倫 昭睿順聖皇后女兄追封東平

王夫人祖諱安童事 世祖皇帝掌環衛之政令位百

僚上拜中書右丞相食四千戶佐皇子北平王出鎮北

邊十年而歸復拜中書右丞相贊上冊皇后皇太子議

規襄陽以取宋所薦史忠武公天澤姚文獻公樞許文

正公衡商文定公挺皆時之宿望以阿合馬桑葛尚書

之政誤國害民而力斥之立御史臺以正朝綱立太常

寺以崇典禮定強竊盜賊論罪輕重法以止濫殺語國

朝之賢相必以爲稱首贈推忠同德翊運功臣太師開

府儀同三司追封東平王諡忠憲加贈推忠守正同德

翊運功臣上柱國進封魯王餘如故祖妣怯烈氏諱普顏忽都累封魯王夫人考諱兀都台成宗時襲掌環衛以大司徒領太常寺事贈輸誠保德翊衛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追封東平王謚忠簡加贈宣力迪慶保德翊運功臣進封克王餘如故妣篤思刺氏諱吐薛怯溫累封克王夫人忠宣忠武兩王故有廟于東平英宗皇帝特賜以碑額曰元勳世德別贈忠憲王開國元勳命世大臣之碑勅翰林侍講學士元明善製為銘辭樹于王所食采地范陽之通達因臨幸而觀焉號其地曰駐蹕莊云王生五歲而孤克王夫人撫育備至

令知文學者陳聖賢孝弟忠信之說以開導之聞輒領解大德十一年武宗皇帝入正大統王甫十歲迎謁道左上親執其手慰籍久之人見王嶷然公輔之器相與屬目謂有祖風至大二年襲掌環衛歷事仁宗皇帝眷注尤深延祐二年擢資政大夫太常禮儀院使四年加榮祿大夫司徒仍領太常五年遷金紫光祿大夫六年進開府儀同三司七年春三月英宗皇帝嗣位拜中書平章政事初上在儲闈上之令譽日聞於左右遣使召見王謝曰以扈從之臣而往來宮邸嫌疑之際不可不謹臣之獲罪固無所避亦豈太子福邪上嘉其

有識可屬大事由是首登用焉故事天子卽位之日必大會諸侯王讀太祖寶訓是日命王啓而讀之王風儀峻整音節鴻亮聽者肅然夏五月加上柱國錄軍國重事進拜中書左丞相先是東朝嬖倖怙寵于政首相帖木迭而頗與之相爲表裏仁宗不悅解其政柄無何上崩英宗在諒闇中遂復出居相位睚眦之怨必報一時善類遭其誣讎多陷于不測之罪其黨與以權勢相軋而日生釁隙亦莫能自全王與之並相獨堅持正論不少回撓遇僚佐闕必公選掄而用之臺臣奏疏謂君子小人不可同處首相以爲譏已而深銜之顧未

有以發至治元年監察御史言太歲在酉不宜造寺於西山遂指以爲謗訕言者旣橫加酷罰因盡斥舊臣而援鐵實爲御史大夫又以其子八里吉思爲宣政中政等九使瑣南爲治書侍御史姻黨分據要途秋某月王至自上京視事于中書首相稱疾不出以伺間而謀爲中傷已而言疾愈將出上使山之氣乃沮二年秋遂以病死八里吉思與姦人妄獻民田而冒受其直王奏誅之又奏黜瑣南以通言路冬十一月王拜中書右丞相監脩國史上爲虛左揆之席以示圖任之專仍降詔布告于中外王舉前平章政事張珪與之共政集大臣及



故老詢所以弭日食地震之變士大夫遭擯棄者咸以所長叙文學之臣則待以不次之除格內降待銓者六七百人振舉學校而士知所作興脩明條制而吏有所遵守減江南民租八十餘萬石設宗仁衛贖蒙古子女之奴於民間者以隸焉朝廷政令聳然一新四方之人無不動色胥慶上之始臨御也以察罕腦兒行宮尊麗殿規制褊迫命改作而侈大之王引節用愛人使民以時之言極諫而止又將以元夕結綵爲山張燈禁中參議中書省事張養浩上疏諫王亟以聞即命罷之仍賜美錦以旌其直 仁宗嘗升柎而廟無其室王傳旨

集諸儒議僉以爲廟之始建前殿而後寢今寢已燬于灾宜更作前殿爲間十有五其中三間爲 太祖室以備祫享列聖神御間爲一室東西兩間爲祧而以今殿爲後寢上可其奏廟制乃完上欲躬行享祀之禮王進太常所纂儀注詔頒下有司卜日有事于太廟始備大駕鹵簿建太常十有二旂列黃麾仗五千人上服通天冠絳紗袍出自崇天門衆庶聚觀儀衛文物之盛莫不感歎以爲三代禮樂復見於今及行事王攝太尉上親被袞冕執圭瓚裸獻禮成還宮王率羣臣稱賀于大明殿推恩錫賚有差上嘗坐穆清閣顧謂王曰今亦有如

唐魏徵之敢諫者乎王對曰槃圓則水圓孟方則水方有太宗納諫之君則有魏徵敢諫之臣上稱善或勸上純任釋氏之法以治天下上問王何如王曰釋氏之道貴清靜寂滅可以自治而不可以治人帝王之仁義禮樂乃所以爲治也上默然有旨俾王提調大司農王曰宰相之職無所不統寧獨大司農耶上以爲知大體嘗賜以金春殿車又嘗閱寶玉於章佩監命惟意所擇皆力辭尋詔姻宗室女又辭命國工繪王像勅翰林侍講學士袁楠爲之贊御書唐皮日休吾愛房與杜魁然真宰輔黃閣三十年清風億萬古之詩以賜之蓋期望之

也至矣王亦感上殊遇自任以天下之重事有當弛張知無不爲旣盡發故首相欺悖之迹削其官爵仆其碑籍其家背公死黨者多謀不利於王左右請爲之備王曰吾盡吾心上不負吾君吾祖父下不負吾士民而已何備爲然深患讒言之興因侍燕間從容奏曰陛下不以臣年少無似使備負宰相方務彰善癉惡期致隆平苟有沮之者則臣不能有所爲矣上曰卿第勉之果有間言朕不聽也三年夏上時巡南至上京夜寐不寧趣大作佛事王曰財從民出國以民安殫財困民未見其福上矍然曰朕所創惟壽安山餘皆完其舊爾民亦以

爲病乎自今其輟土木之役旣而負罪懼誅者復陰誅羣僧言國當有厄非作佛事而大赦無以禳之王叱曰爾輩不過圖得金帛而已又欲庇有罪耶姦黨聞之皆失色而八里吉思之罔上爲姦利事連鐵實恐不自保遂與赤因帖木而等潛畜異謀其年秋乘輿還次南坡帝崩王亦及於難王生於大德二年春三月八日薨於至治三年秋八月四日享年二十有六以是年某月某日葬于大都宛平縣某鄉田村之原秋九月晉王入繼逆臣族誅命奉王像祠於海雲寺泰定元年贈清忠二德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東平王謚

忠獻今上皇帝至元元年又勅翰林直學士歐陽玄贊王像藏于秘書監某年加贈孚道志仁清忠一德功臣進封鄆王改謚文忠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餘如故祖考皆加贈進封焉夫人諱妥妥徽太府卿士祿不花之女婦道母儀協于閭範王薨省臺各奏賜鈔十五萬緡今上又賜金五十兩鈔五萬緡歲給諸王供膳衣物仍勅奎章閣學士巖巖大書表其所居曰貞節之門夫人生於大德四年夏五月二十日薨於至正三年夏六月八日享年四十有四以是年某月某日合葬于王墓由東平王夫人進封鄆王夫人賜謚貞靜蓋異數也

子男二人長谷利麻碩理虎符宗仁蒙古衛親軍都指揮使後王 年卒次因牙納碩理 文宗時賜名篤麟鐵穆爾襲職環衛虎符宗仁蒙古衛親軍都指揮使時十有一上見其朝服列於班行神采煥發甚愛重之命受經於奎章閣歷崇福司太常太禧兩院使大宗正府也可扎魯忽赤宣徽使知樞密院事中間惟兩翰林院皆再入爲學士承旨今以特旨遷大司農仍舊階開府儀同三司端粹博碩尚文而下士當承平無事時侍上起居弗懈益虔人以爲能世其家臣潛歷觀帝之肇基立極必有元才鉅德應期而出以翊扶昌運十亂造周

二傑與漢載籍所記垂輝千齡然閎散之後相業無傳蕭張之家侯封莫續有如王之恢張先烈乘時奮庸爲國世臣同休共戚委祉于後繼述有人可謂卓冠古今夔絕倫比也已矧惟昔之名臣或前規後隨以相成或應變守文而共濟未有不同心戮力而能光輔帝室者王以勲賢貴胃夙受主知魚水之親昭合無間而所與共立者非其人王獨精白一心盡瘁事國力摧百壬之鋒訖使朝廷百官四方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蓋其事視古人爲尤難雖遭值變故而平生大節彌久益著又亘古之所未有播之聲詩以震于無垠夫亦勸忠之道也

百世之下尚鑒于茲銘曰

大明麗天赫赫英皇巖石爾瞻侃侃鄆王惟王之先鷹揚朔土手挈中原歸奉真主異才間出騰風躍雲克濟其美爲國虎臣聖神撫運統一寰宇轉旋鈞軸篤生碩輔垂紳正笏乾清坤寧經綸之業惟王敬承左右三朝服勤惟幄靖共正直執事有恪乃世其官典領奉常乃授以政乃登廟廊崇儉抑奢諫行言聽乃宅百揆以佐出令仁漸義摩文恬武嬉禮樂之興適惟其時龍旂承祀肅肅在廟惟時顯相丕揚聖孝德教所加望治有期孰使共兇接武夷夔緬彼滔天屹乎砥柱不震不竦

衆正所怙福善禍淫天道之常魁柄旣專化弦乃張曠霾滌盪天青日白禱杌鬼瑣莫掩其迹蹈于危疑構茲閔凶萬姓之悲攀髯抱弓金枝翠蓋神游寥廓英姿爽氣清風延閣增崇位號惟帝念功勒辭圖堅予以勸忠尚其嗣人咸有一德與國同休永永無極

勅賜康里氏先塋碑

康里氏三葉疏王封者六人踐相位者四人咸有石章以紀勲德而其塋域在京城和義門之外者顧未有以表于封樹至正八年冬十一月十有二日皇帝御明仁殿中書宰臣用今大司農達世貼睦爾之請以聞詔臣

某爲之銘以達世貼睦邇素善書有旨就令書冊別勅  
平章政事議中書省事姚庸篆其額以賜焉臣潛忝以  
非才待罪太史氏職在論撰不敢控辭康里古高車國  
也我

太祖皇帝親征而略其地其國之近屬有二孤子曰曲  
律曰牙牙其母古麻里氏賢而有識以二子寘褚中負  
以橐駝而來朝則

太祖已賓天乃以二子獻于太宗曰此吾國之遺胤  
也不可爲人所得而辱於奴隸敢以來歸幸七日爲天  
子使上憐而撫育之暨憲宗御極二子旣長召入宿

衛領昔寶赤遂扈從伐宋母廻康里而復來值憲宗

陟方諸將皆北還二子獨後禱于神祠若有稱好者再

問而知爲吉兆比至家則二子亦至矣世祖皇帝入

正大統疇其勞績給以土田人戶俾居興和天城之大

羅鎮母後以牙牙子貴追封雲中郡夫人牙牙贈宣忠

翊德開治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雲中王謚

配忽都台氏封邢國夫人繼桓答氏封康國太夫

人丞相順寧忠烈王阿沙不花丞相和寧忠獻王亦納

脫脫皆雲中王之子丞相冀寧文忠王鐵木兒達

識則和寧忠獻王之子也順寧忠烈王年十四入侍

世祖以占對詳明特見親幸令門者勿納以試之遂由水竇而入上嘉其志乃命聽其出入無禁嘗早朝露未晞洗行而前上望見尤歎異焉使掌門衛以察非常父之以西手千戶領昔寶赤從 成宗北征與海都戰數有功入爲大宗正府也可札魯忽赤浙西豪民朱清張瑄以海運取顯官有罪抵死王奉旨簿錄其家一無所私詔賜王宅一區鈔萬五千緡命兼兩兵馬指揮司達魯花赤效軌不作輦下肅清 武宗即皇帝位拜中書平章政事軍國大事並聽裁決尋加特進太尉依前平章政事有盜內府金者王退朝適與之遇訝其倉惶失

措詰之果得黃金五十兩白金百兩上命以金賜王而誅盜王辭曰盜誠當誅金非臣所宜得請入金贖盜罪上爲貸其死有旨出內府鈔十五萬緡賞蹴踘者王力持不可訖弗予一日入侍於五花殿覲上王色而進薄滋味寡嗜欲之戒上嘉其忠忱命進酒王曰陛下旣納臣言不足取信也上爲罷酒進中書右丞相行御史大夫尋復爲平章政事加錄軍國重事兼廣武康里衛親軍都指揮使封康國公遷知樞密院事薨享年四十有七贈純誠一德正憲保大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中書右丞相追封順寧王謚忠烈配達海的斤氏

追封順寧王夫人索羅真氏別哥倫氏並封順寧王太夫人和寧忠獻王少從其兄幹禿蠻獵於燕南幹禿蠻使獻所獲世祖皇帝見其骨氣沈雄步履莊重即命入宿衛暨武宗撫軍朔方王在行間與諸將大敗海都軍于杭海手斫一士之首連背胛以獻武宗壯之兵之始交也武宗銳欲策馬出戰王執轡力諫上怒揮鞭扶其手不退上不得已而止後與大將朶兒答哈語及之朶兒答哈曰太子在軍中如身有首如衣有領脫有不虞衆安所附脫脫之進諫可謂忠矣上深然之成宗大漸丞相哈刺哈孫答刺罕稱疾卧直廬中王適

以使事至京師乃俾馳告武宗以國恤且勸進安西王乘間入朝窺伺神器既而仁宗奉太母至自懷孟忠烈謀知姦黨謀偽賀千秋節而舉事亟白于仁宗先二日而發內難悉平武宗聞太母詢所宜立於陰陽家遣王還察事機時太母以武宗遲迴不至已命忠烈往道宗室諸王貴戚元勳推戴之誠忠烈至野馬川上見之甚喜行次旺古察而王繼至趣使疾驅與之共載聞王致太母及仁宗之語乃大感悟釋然無疑暨忠烈還報仁宗即日命駕奉迎于上都武宗皇帝正位宸極尊太母爲皇太后立仁宗爲皇太子三



宮協和而無間言王兄弟之力也先是武宗嘗命王同知樞密院問曾視事否王對曰今正殿未御宗親未見德音未下而扈從之臣攬取名位失四方之觀瞻寧不上累聖德是以未敢祗事上嘉歎不已知樞密院只兒哈忽侍上於潛邸嘗有不遜語將寘于法王諫曰陛下新即位大信未立而輒行誅戮知者以爲彼自有罪不知者以爲報仇恐人人自危况只兒哈忽習於先朝典故今固不可少也上乃宥之上京大宴故事命一近臣敷宣王度以爲告戒王薦只兒哈忽令具其言以進果稱旨上歎曰博爾朮博爾忽前朝人傑脫脫乃今世

人傑也即以所進之言授王及諸王大臣被宴服就列王即席陳西北諸藩始離終合之由去逆効順之義聽者莫不傾服王自同知樞密院中書平章政事拜御史大夫遷南臺御史大夫召拜錄軍國重事中書左丞相知無不言言無不行人以賢相稱之尚書省立以王爲右丞相王辭曰爵賞者帝王所以用人也今爵及比德賞及罔功緩急之際何所賴乎中書所掌錢糧工役選法刑獄十二事若從臣言恪遵舊制則臣願與諸賢罷勉從事不然用臣何補上乃爲下令俾濫受宣勅者赴所屬繳納僥倖之路旣塞奔競之風頓衰中臺有職罰

鈔五百萬緡王請出以賑孤寡老疾諸窮而無告者莫不舉手加額宗王南忽里部人告其主爲不軌王辨其誣抵告者罪宗王牙忽禿徵其舊民於齊王八不少部中鄰境諸王欲奉齊王攻牙忽禿齊王懼奔牙忽禿以避之遂告齊王反王簿問得實釋齊王而徙諸王于嶺南邊將脫火赤請以新軍萬人益宗王丑漢廷議俾王往給其資衰王言時方寧謐不宜挑變生事辭不行遂遣丞相禿忽魯平章政事也先帖木兒往給之幾以激變尋復爲中書左丞相仁宗眷之彌篤欲使均逸于外拜江浙行中書省左丞相下車伊始進父老問以利病

咸謂杭城故有便河達於江潏湮廢已久若疏鑿以通舟楫物價必平僚佐或難之王曰吾陛辭之日密旨許以便宜行事民以爲便行之可也俄有旨禁勿興土功王曰敬天莫先勤民民蒙其利則災沴自弭土功何尤不一月而訖工人至今便之王以疑似召赴闕杭民數萬號慟遮道不得前旣至賴仁宗察其無它厚賜而遣之還鎮王至杭未幾遷江西行中書省左丞相英宗嗣位召拜御史大夫帖赤陰忌之奏改南臺御史大夫復嗾言者劾其擅離職守將徙之雲南會帖赤伏誅乃解王家居不出者五年泰定四年二月二日薨享年

五十有六王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勳至上柱國爵爲馮  
國公兼官爲集賢使仁虞使中都留守司達魯花赤開  
寧路達魯花赤領崇福司回回司天臺中衛廣武衛親  
軍都指揮使贈推誠全德守義佐運功臣太師中書左  
丞相階勳皆如故追封和寧王諡忠獻配也先氏封馮  
國夫人而武宗又妻以畏兀氏月魯忽圖仁獻章聖  
皇后之同乳也封薊國太夫人冀寧文忠王以大臣子  
事明宗于潛邸宏才雅量好學下士夙負公輔之望  
歷事累朝由同知都護府事爲工刑兩部侍郎擢監察  
御史遷祕書郎除禮部尙書遂參議中書省事擢西臺

侍御史未行留爲奎章閣侍書學士除大都留守遷同  
知樞密院事上旣總攬權綱用脫脫爲中書右丞相王  
爲右丞以便新庶政科舉之廢也王在參議府爭之不  
得訖不署其奏牘至是力爲上言前代科舉得人之盛  
遂復行焉金山大雪上遣王及知樞密院衆家奴齎鈔  
一千萬緡衣表裏各二萬疋往周給之王被命卽行雖  
駮塚無所憚拜中書平章政事每入直上爲御宣文閣  
詢以治道往往至夜分乃退上親祀南郊王言熙事慶  
成宜均惠于下詔賜民明年田租之半嶺北地寒不宜  
稼歲饑賑以鈔無從糴王請轉京倉米百萬石貯和寧

由是備先具而民不告病兩浙閩廣鹽額累增而課愈  
虧王請歲減十萬引以紓亭戶之力中政近臣謀發番  
舶規取息王言與商賈爭利恐遠夷得以窺中國事遂  
已日本海商百餘人遇風漂入高麗表請沒入其人於  
有司以爲奴王以爲天子一視同仁四方皆吾赤子豈  
可乘人之險以爲利宜資其還上從之日本果上表稱  
謝無何日本有僧告其國遣人至京師刺探國事王曰  
刺探者在敵國固有之今六合一家何以刺探爲果有  
其人正可合睹中國之盛歸告國人使知嚮慕勿觀稱  
歎曰真天朝宰相之言也拜御史大夫務以靜重持

大體不爲苛姦以立聲威建言近歲大臣獲罪重者族  
滅輕者猶籍其妻孥祖宗聖訓父子罪不相及請除其  
法上從之遂著爲令飢民集於輦下奏出贓罰鈔糴米  
萬石卽近郊寺觀爲糜以哺之所活不可數計居歲餘  
復爲平章政事進位次於端揆大駕時巡留鎮大都舊  
法細民糴於官倉出印券月給之者其直斗三百文謂  
之紅貼米賦籌而給之盡三月止者其直斗五百文謂  
之散籌米豪民貪夫得買其籌貼以爲利王請別發米  
二千萬石遣官坐市肆使人持五十文卽得米一升姦  
弊遂絕民蒙其惠乞解政柄不允拜錄軍國重事中書

左丞相領經筵事王入則告上以帝王之道出則正紀綱修法度奏立內外通調之制朝臣外補許得陞辭上親臨遺責以成效郡邑賢能更亦次第甄拔分海漕米四十萬石置沿河諸倉以備凶荒先是朝廷患僧徒擁厚貲事兼弁抑使與齊民均受役于官柄國者右之法遂中變王奏復其舊延登故老俾預大議旁求遺逸待以不次之擢加孔子後嗣襲者秩二品歲一再詣國庠進諸生而獎勵之使士咸知勸王天性忠直學術正大剿裁庶務片言立決重輕予奪各適其宜上嘗問爲治何先王對曰莫先於法祖宗上因稱王文統爲奇才而

有不同时之歎王前奏曰世祖行仁義而文統輔以功利此所以爲世祖之罪人也使文統復生於今猶當遠之何足關聖念乎蓋王於書無不讀尤喜聞儒先性理之說而明於義利之辨相業之隆實基於此從幸上京還入政事堂甫一日暴得危疾上命近臣挾名醫狎至疾已不可爲以至正七年九月十八日薨年四十九有六葬以其月二十六日上命有司護其葬仍給賻銀二十五萬緡兩宮皇后及太子致賻有差王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勳至上柱國兼官爲昔寶赤右手萬戶左阿速親軍宣忠幹羅思親軍都指揮使司達魯花赤提調

留守司武衛太醫院廣惠司寧徽寺事贈開誠濟美同  
德邕衛功臣太師中書右丞相階勳皆如故追封冀寧  
王謚文忠配曲出氏追封冀寧王夫人執政大臣言相  
位不可又虛上曰鐵木兒達識有兼人之才後難為繼  
朕當徐思之金山札尼別使者入見上顧謂知樞密院  
阿吉刺曰鐵木兒達識籌邊事皆與朕意合斯人豈可  
復得哉因俛首太息不已按康里氏世譜雲中王之配  
邢國夫人生四子曰幸別舍兒曰和者吉贈推忠宣力  
保德佐運秉義功臣太保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  
榮王謚忠武曰不別遙授甘肅行省右丞曰幹禿蠻繼

康國夫人生二子一女二子則忠烈忠獻兩王也忠  
烈子男二長海亦兒順寧府達魯花赤次伯嘉訥前尹  
京時平反海商被誣為盜者所活一百十六人累遷中  
政院使女一也里八思密失適上都兵馬都指揮使亦  
思馬因封雲中郡君孫男一託和直女二忠獻子男九  
長霸都仁虞都總管府達魯花赤贈禮部尚書次即冀  
寧文忠王次玉樞虎兒吐華同知樞密院事次達世貼  
睦邈嘗以平章政事行省江浙首行視忠獻所浚杭城  
便河而除治之父老多忠獻之遺民無不感泣入為大  
司農拜銀青榮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

次哈答不花次阿魯輝帖木兒皆早卒次脫烈太府太  
監次哈達帖木兒大都副留守次汪家閭同僉資正院  
事女八長哈達忽都魯適衛王闊博次帖木倫適禮部  
侍郎不花次亦老適集賢大學士兼內史豐國公怯烈  
該次伯忽都魯適大宗正府也可札魯赤卓思丹朶兒  
只次乞剌沈挫適諸王蠻子次脫脫倫適中書刑部侍  
郎保保脫脫倫卒次保僧繼之次不魯罕忽里早卒蓋  
忠獻九子惟文忠及今湖廣行省平章政事劄國大夫  
人出也孫男十女七文忠之男二長拔都兒襲領昔寶  
赤次天保奴女三長別的斤適中政院判官三閭次完

者提斤適衛王子吉剌失八次提斤玉樞虎兒吐華之  
男一紐鄰女 達世貼睦邇之男一瓦咱刺失理女一  
招童脫烈之男二長壽安次其哈達帖木兒之男二長  
萬次其女 汪家閭之男一博羅帖木兒曾孫男 女  
拔都兒之男二長秀魯仁虞都總管府達魯花赤次  
完者帖木兒海口屯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始忠獻嘗  
建書院于順寧宣平宮家庄之別墅賜額景賢後即其  
中爲忠獻文忠兩祠堂春秋有事于先聖先師則侑食  
焉忠烈忠獻兩王異母兄之子孫惟榮忠武王之子燕  
不憐燕八忠提別不花伯撒里爲最顯燕不憐卒官遼

陽行省平章政事太保興國公贈推誠效節佐運翊亮  
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興寧王謚忠襄  
燕八思提大司農別不花嶺北行省平章政事伯撒里  
由御史大夫累遷江浙行省左丞相餘皆至大官莫得  
而殫紀也臣潛欽惟 太祖皇帝肇基朔漠 世祖皇  
帝統壹方夏溥天率土共惟帝臣傑出其間而膺國家  
之重任者固非一族有若康里氏之先老母弱子不絕  
如綫祖宗所以長育成就之以詒燕于後人者天實佑  
之豈偶然哉一門三相豐功茂烈未易以筆舌擬諸形  
容今獨取其關於宗社之安危民生之休戚者序次而

顯詩之乃若今大司農之尊君親上好賢樂善發其素  
蘊紹休前人珪傳組襲方輿木艾屢書不一書是在後  
之秉史筆者銘曰

山川出雲膚寸之微縣縣瓜瓞天實培之猗康里氏家  
有賢母保其遺孤克開厥後有相之道俾熾而昌蟬聯  
奕葉四相六王相業之傳由忠烈始惟王忠獻厥績愈  
偉被堅執銳出從撫軍佩玉瓊琚入侍嚴宸墳簞伯仲  
股肱左右奔走後先獻替可否陽九之危國有危疑民  
心靡止孰爲龜著桓桓忠烈乃心帝室明炳幾先不俟  
終日繼以忠獻載驅載馳風騰雲躍夾日以飛大憝廓



清德音布濩九廟尊安三宮悅豫天子有命忠獻是膺  
乃位談輔以秉國成百度惟貞六服承德寧有一夫不  
被其澤帝睠南服爰資保釐克勤小物靡有遐遺秉其  
忠貞夷險一節高朗令終休有餘烈積慶儲祉昇于文  
忠世濟其美乘時奮庸紬書金匱談經擅履堯舜其君  
貴王賤霸咨詢故老延登逸民量能授任內外惟均懷  
柔遠人務全國體威行惠孚無間遠邇垂紳正笏泰山  
四維天胡弗愍當宁興思大事之書厥有顯冊史臣奉  
詔表此幽窆

江浙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贈太傅安慶武襄王神

道碑

至正八年春正月二十日丁巳詔贈故江浙等處行中  
書省平章政事也速鐸兒推忠宣力守正佐理功臣太  
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安慶王謚武襄於是王  
之薨五十年矣皇上續承鴻業追念舊勲不以存亡久  
近爲間渙頒異數以照臨之甚盛德也臣潛承乏詞林  
旣推述聖意形諸贊書三月丁酉朔上復用中書奏勅  
臣潛考次功業勒茲樂石臣被命而退謹即王之孫今  
上都留守古納剌訪求王世系官闕行事之實序而銘  
之王元名帖木兒成宗御極避而易今諱曰也速鐸兒

系出兀里養哈斛氏其先折里麻生合赤温合赤温生  
哈班於王爲魯大父有子二人曰忽魯渾曰速不斛俱  
以驍勇善射稱忽魯渾則王之太父也以哈必赤百戶  
事太祖皇帝哈班嘗從太祖飲班術納河之水遇  
盜舉槍欲刺之爲忽魯渾反鋒所刺人馬俱踏又嘗從  
太祖避乃蠻追兵於長城之南忽魯渾射却其渠帥餘  
衆夜自相譙而潰中原既定方論功行封不及祿而卒  
父曰哈丹太宗正府也可札魯忽赤毋曰某王生於朔  
漠資稟雄毅沈重有謀讀書能知大意弱齡入侍世  
祖皇帝列職于環衛以忠議深被眷知速不斛之孫是

爲丞相河南武定王阿木受詔伐宋王於武定爲從弟  
武定察其材智絕人可爲已貳言於上挾與俱行從武  
定破樊城下襄陽至元十一年世祖命丞相淮安忠  
武王伯顏與武定大會師于襄陽分軍爲三道並進忠  
武與武定由中道將濟江忠武密謀於武定爲擣虛之  
計王從武定以昏時泝流行二十里夜半絕江徑渡黎  
明與宋將夏貴大戰陽羅堡拔之遂取鄂州順流而東  
宋都督賈似道與大軍相拒於丁家洲其前鋒孫虎臣  
來逆戰武定俾王乘高樓之見其陣勢首尾橫決以戰  
艦衝擊之似道先遁十二萬軍時俱潰王從武定追奔

逐北百五十里所至禁部曲不得侵暴敵人委棄資仗  
悉以與將士莫不畏其威懷其惠而樂於趨事赴功十  
二年有旨行中書省駐建康行樞密院駐鎮江別勅武  
定攻揚州武定俾王率蒙古軍鏖戰揚子橋出奇兵斷  
真州餽道宋將張世傑以臣舟萬餘艘屯揚子江中流  
王從武定領伉徒善射者夾射而急擊之繼以火矢灼  
其蓬檣大敗世傑于焦山下自是宋人不復能軍凡大  
軍與宋人接戰王無不在行間十三年宋以國降十四  
年朝廷第功行賞授行中書省斷事官階懷遠大將軍  
十五年轉昭勇大將軍十六年除淮東道宣慰使遷鎮

國上將軍奉省檄馳報邊事王謂機事不可不密入對  
便殿出奏牘于懷上大奇之召近臣知文墨者使進讀  
而左右適無其人王拜而言曰臣亦粗知文墨乃誦其  
文而釋以譯語音吐明暢辭旨精切上悅令縱橫行殿  
中而默察之知爲偉器諭宰臣俾與共政遂以參議中  
書省事它日奏事殿中間居何職王以實對上詰宰臣  
曰朕初意以爲卿同列置之僚佐何耶二十二年丞相  
魯國忠武王安童自北邊歸乘以爲世祖言帖木兒  
蒙古人而於漢人語言文字無所不通久淹下位宜升  
用之其言適契於上意問居其上者爲誰對曰叅政郭

佑參議禿魯花拜降即日命爲中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位郭佑上仍勅之曰自今事皆責成於汝二十三年進資德大夫中書左丞二十四年尚書省立拜榮祿大夫平章政事甫視政而宗王乃顏叛扈蹕親征給餉運籌備殫其勤旣平乃顏羣臣從屬車奏凱而歸王復與諸將留兵討其餘黨金家奴塔不斛悉戡定之乃還上以王生事素薄賜鈔五千緡王因奏臣前出軍至亦乞列思之地有來供餽鄉導者上命厚賞之二十七年武平地大震姦人乘災異相扇搖藩王爲其言所動者三人民大惶惑上慮乃顏之黨因而爲變遣王引兵五百

人往撫定之王率有司齋沐禱于山川百神以便宜蠲田租弛商稅除酒禁發鈔四萬二千緡運米萬石轉海而至以賑其乏絕教民毋惑於訛言捕斬乘時爲盜者無少貸收三藩王而鞠之始皆倔強不伏旣得其情徐諭以禍福之重輕乃伏其辜事聞上甚躋之遼陽行省治懿州驛道自北京至上都頗廻遠王因奏請徙由高州以比而減去五驛其三以備它驛人戶物力之乏絕其二以隸虎賁司給土田牛具俾之立屯公私咸以爲便方是時衆哥在相位已久專恣日甚誣陷忠良賣官鬻獄設計局以求遺利毒及編民王旣還居政府乃列

上其罪狀會侍從近臣亦有顯斥其姦者樂哥及同惡  
皆誅死王以是益爲上所親信某年拜江浙等處行中  
書省平章政事仍舊諧榮祿大夫成宗皇帝以王先  
朝舊弼委任愈專江浙省治錢唐實宋之故都所統列  
郡民物殷盛國家經費之所從出而又外控島夷最爲  
巨鎮非朝廷重臣莫克任蕃屏之寄王威素著泣事  
伊始風采一新屬部帥守重足而立以俟要束權貴無  
或敢撓其政豪強震懾田里晏然大德二年秋八月十  
九日以疾薨于位享年四十有五其年某月某日還葬  
于大都宛平縣卽山之原王性剛直而善於自持雖異

已者莫能伺其間隙由是始卒無疵然喜汲引人物凡  
所甄拔後多知名王之配曰忽睹追封安慶王夫人子  
男三人曰忽刺解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曰探  
進御史中丞曰木八刺沙南陽府達魯花赤女一人曰  
卯罕適翰林學士承旨朶解孫畏九人脫因納陝西諸  
道行御史臺御史大夫紐兒該同知都護府事古納刺  
由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擢江南諸道行御史  
臺御史中丞今以榮祿大夫爲上都留守兼本路都總  
管府達魯花赤某某臣潛竊觀自昔君臣際會之盛  
或策勳於行陣之間或訏謨于廟朝之上未始不各效

其所長若王之出入將相豐功茂烈彌久益彰蓋亦鮮矣是宜沒而不亡克承天寵慶流後裔與國家相爲無窮者也垂于竹帛被于弦歌光在邦家豈徒賁其丘隧而已乎銘曰  
中書省平章政事  
氣運合一實生偉人惟材之完出武入文聖神御天誕受方國猶有江流限夫南北赫赫元戎上所倚毗仡仡虎臣左之右之潛師宵濟拔鞭勇往訖成儻功光膺上賞乃居屏翰乃登廟廊身屬縶韉取彼叛王旄頭豹尾凱旋京闕分兵後拒剪其餘孽將指東藩假以便宜力止訛言俾民不迷權姦擅國簧鼓聖聽朝綱紊弛民不

堪命白發其私靡所覆藏揚于大廷解弦易張肅持政柄坐鎮南服枹鼓不鳴家給人足庶遒其歸袞衣繡裳胡不憖遺奄其淪亾時逾四紀綿綿世胄咸濟其美賜履之舊瞻彼郎山有封斯崇生氣凜然拱本清風念舊功褒美有詔申勅詞臣薦此碑號

朝列大夫僉通政院事贈榮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魯國公札刺爾

公神道碑

今上皇帝至正元年詔贈故朝列大夫僉通政院事別里哥帖穆爾爲資善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右

丞上護軍追封魯郡公八年加贈榮祿大夫河南江北  
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魯國公嗣子資政  
院使臣朶爾直班與大司徒臣雅普化同侍上於經筵  
十年四月十九日上復用臣雅普化奏命翰林侍講學  
士臣潛銘其神道之碑別勅治書侍御史臣期願篆其  
額以賜臣朶爾直班使書而刻焉臣潛謹按史臣危素  
所述公行狀公諱別里哥帖穆爾系出札刺爾氏六世  
祖諱孔溫窟哇事 太祖皇帝從征泰疇菴里期奈蠻  
諸部奈蠻已降而復畔往討之 太祖馬憊遂以已所  
乘馬奉 太祖步戰而死贈推忠效節保大佐運功臣

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魯國王謚忠宣妣闕  
夔追封魯國王夫人五世祖諱木華黎從 太祖皇帝  
滅克烈王可罕 太祖既踐天位以爲左萬戶從破金  
入燕專征遼東西諸郡詔授太師國王都行省承制行  
事建牙于燕以經畧中原趙魏齊魯晉秦之地悉平贈  
體仁開國輔世佐命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  
追封魯國王謚忠武妣普合倫追封魯國王夫人高祖  
諱孛魯嗣國王奉 太祖皇帝命帥師取西夏銀肅二  
州走武仙於河北降李全於山東贈純誠開濟保德輔  
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魯國王謚忠

定妣奔只海追封魯國王夫人曾祖諱速渾察嗣國王  
從太宗皇帝攻鳳翔破金兵於河南攻宋棗陽入郢  
州贈宣忠同德翊運守正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  
柱國追封魯國王謚忠烈妣某氏禿末忽都追封魯國  
王夫人祖諱乃燕性謙和而好學以賢能稱憲宗皇  
帝擇忠烈王諸子中可襲爵者深屬意焉力辭曰臣兄  
忽林池長上曰朕固知之恐其柔弱不勝重任爾叩頭  
涕泣卒請以王爵歸其兄而代之理軍國庶務忽林池  
嗣爲國王事無鉅細必咨而後行居常誨羣從子姪曰  
肯我先太師國王躬擐甲胄出入矢石之間四十餘年

乃集大功賞延後裔恩至渥也爾曹慎勿驕逸以隳前  
人之令名其敬戒之哉初世祖皇帝在潛邸與之論  
事敷陳太義多所開悟援引典故尤習上每以爲可  
大用因稱之曰薛禪薛禪者華言大賢也竟未及用而  
卒甚悲悼焉今贈中奉大夫遼陽等處行中書省參知  
政事護軍追封魯郡公妣兀魯氏鎖台追封魯郡夫人  
考諱碩德世祖皇帝踐阼之初自遼西召入宿衛與  
語大悅顧謂近臣曰碩德通敏如此乃燕有子矣命典  
朝儀宗藩戚里爭訟弗決者必使決之咸服其公正上  
嘗問右丞相魯國忠憲王曰卿族中可繼卿者爲誰對



曰性行淳雅智辨明正無踰碩德上深然之會始建通  
政院即命以嘉議大夫同知院事考地里之遠近以立  
傳置差民力之高下以賦財用一日所奏數事無不聽  
納因言遼陽女真之東斡拙吉烈滅二族之人數入寇  
內地宜遣親臣設驛以通之上難其人僉言碩德元勳  
世胄識慮深長可使也上恐其憚於行召問之對曰先  
臣當國家肇造之初不避鋒刃萬死一生以身殉國陛  
下不以臣年少愚戇俾效驅策臣請行上喜賜御宴對  
衣以遣之女真舊土有水達旦萬戶府兵民乏食廷議  
賑以衣糧有司廢格不下羣訴于一日令追所侵匿以

給之人賴以全者甚衆東征元帥府道路險阻崔石錯  
立盛夏水活乃可行舟冬則以犬駕把行冰上地無未  
黍以魚代食乃爲相山川形勢除道以通往來人以爲  
便幹拙吉烈滅僻居海島不知禮義而鎮守之者撫御  
乖方因以致寇乃檄諸萬戶列壁近地據其要衝使諭  
之曰朝廷爲汝等遠人不霑教化自作弗靖故遣使來  
切責有司而存恤汝等令安其生業苟能改過遷善則  
爲聖世之良民否則盡誅無赦由是脅從者皆降遁于  
島中者則遣招之第戮其渠魁餘無所問宋之朝士有  
以使事留京師而不肯易其衣冠者坐徙開元適與之

遇爲言於上得自便後更見識擢爲文學侍從之臣還朝上勞之曰碩德不血一刃而使一方遂安不負朕所委任矣賜玉笠頂連珠束帶且曰它日思所以處卿也虜駕親征乃顏戰屢捷所俘獲輒以賜之宗王居西域者有異謀上聞之召問曰卿東行甫還得無勞乎然非卿孰可爲朕使西方者對曰臣不佞幸以勲闕之裔爲國世臣邊陲重事故當任責賴陛下威靈東土之民今已馴化願備一介之使宣布德意於西人上尤喜賜宴加幣以餞如東使時西域知其世家子又聞其賢迎勞愈恭乃諭密旨爲道太祖聖訓及前賢之嘉言詳明激

切發於至誠咸歎服曰真天使也旣還中道屬疾有旨趣之入見問以西事奏對甚悉上顧左右曰汝輩苟出使當以碩德爲法特賜珠只孫衣以旌之疾竟不起今贈推忠宣惠寧遠功臣中奉大夫遼陽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追封魯郡公謚忠敏加贈資善大夫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功號封謚如故先是嘗獲玉璽其文曰受命于天旣壽永昌蓋歷代所寶傳國璽也疾亟未及上獻夫人甕吉刺氏脫脫真因御史中丞崔公或以進于徽仁裕聖皇后旣而 成宗皇帝入繼大統以爲茲寶受命之符厚賚焉今追封魯郡夫人

公蚤孤太夫人教以國書有微過必責之輒欣然而改  
刻意於學孜孜不倦甫成童太夫人有疾衣不解帶者  
旬日藥必親嘗 成宗遣尚醫視之或言昔人有割股  
療親疾者公聞之則退詣私室割肉七臠以和藥疾愈  
公手姿凝粹而器量宏達嘗燕客家僮滌玉杯誤墮地  
而碎坐客驚視而公神色自若衆莫不歎服逮事 仁  
宗皇帝眷遇尤渥擢居通政俾世父官上嘗問周文王  
父母及其所以興侍臣未有對者公言之甚詳上爲之  
俯聽賜以卮酒獎諭之曰卿蒙古人中儒者也公於先  
世所分食邑平其徭役而恤其貧乏在官恒以律身報

國爲務論議可否不避嫌疑居五年而終于位公生於  
至元二十三年某月某日薨於延祐四年閏月某日享  
年三十有二計聞上當寧而歎曰天胡奪予良臣之遽  
也命賻以鈔萬五千貫仍降璽書存護其家公先塋在  
興和遼陽道遠弗克以昭穆序葬遂以其年三月某日  
奉柩葬檀州仁豐鄉潮水西吳嘉會配阿兒刺氏伯篤  
都彌實追封魯郡夫人加封魯國夫人子男一人朶爾  
直班也公歿時方在襁褓中旣長力學自立由尚衣奉  
御授工部郎中遷太府少監擢監察御史入奎章閣歷  
供奉承制侍書學士遂爲翰林學士遷大正府也可

札魯忽赤出爲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使江南行御史  
臺治書侍御史江西行中書省左丞入爲資正院使拜  
中書省參知政事進右丞遷御史中丞改江南行御史  
臺御史中丞拜遼陽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以太常禮儀  
院使召遷中政院使今爲榮祿大夫資正院使提調宣  
文閣知經筵事兼虎符海西遼東道哈思罕等處打捕  
鷹房怯憐口萬戶府達魯花赤提調拱衛司事女二人  
長適遜都氏實理由 裕宗皇帝位下怯薛官爲資善  
大夫同知徽政院事其先曰赤老溫與忠武王同事  
太祖號四傑者也次適於彌氏勃羅帖穆爾朝散大夫

同僉太常禮儀院事孫男三人鐵古思帖穆爾篤堅帖  
穆爾渾都普化臣潛竊觀自昔受命之君必有不世出  
之臣任股肱心膂之寄以弼成大業故其子孫能與太  
平守文之主共天下之福惟朴刺爾氏有大功於帝室  
世享王封大叅始敦行禮讓而不敢先其兄右轄辨章  
之世其官又止於一命由其有而不居故其積也愈厚  
餘慶所鍾在於後人是故資正公以清忠粹德昭受上  
知致位一品疏恩三世茲又賜以碑號昭示罔極幽光  
潛德闇然日章久鬱必發理之常也臣潛鄙陋荒落不  
能敷揚聖意褒大遺烈承詔書辭無任戰栗銘曰

天啓興運篤生元臣勲在盟府慶流後昆於穆魯公遠有系序四世五王逮公大父遺榮弗居以奉其兄不世其爵世其忠貞傳子及孫乃躋膺仕守夫一官再世不徙公少悅學以至孝稱淵乎雅度喜愠不形材諳則多小誠輒効人方侯公謀謨廊廟嗇不使乎遽以考終委祉後賢大亢其宗寵靈所加棧以袞職刻密爲章告于玄宅有開其先自王而公有復其始履茲故封申錫頌辭用垂不朽河山之誓相爲永久

宣徽使太保定國忠亮公神道碑

故榮祿大夫宣徽使谷失蠻以延祐四年九月五日薨

于位享年六十越三日葬于京城東杜樹辛莊其明年制贈推誠定力守正功臣太保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追封定國公謚忠亮又六年史臣禮部尚書曹元用始奉敕撰次公行業以爲神道之碑又二十四年是爲今天子至正八年夏四月九日上御興聖殿西便殿翰林學士承旨臣岳柱爲奏請命臣潛繼元用爲之銘以賜其家俾刻焉謹按公諱谷失蠻其先西域人系出哈刺魯氏曾祖馬馬贈集賢學士正奉大夫護軍追封中山郡公祖阿里贈資德大夫司農卿上護軍追封中山郡公父哈只贈榮祿大夫司徒柱國追封定國公會祖妣

太帖尼氏祖妣忽委氏並中山郡夫人妣阿兀思吉氏  
定國夫人初集賢公在西域爲其國之近臣素倜儻有  
大志知天命之有歸當 太祖皇帝正大位之六年歲  
在辛未奉其國主阿爾思蘭來覲于龍居河司農公前  
卒乃以司徒公爲質子時年尚幼上命育于春坊稍長  
事 太宗皇帝爲寶兒赤寶兒赤蓋古內饗之職最爲  
親密司徒公以恭謹尤被寵遇扈從西征有功妻以河  
西貴族定國夫人也 世祖皇帝取南詔伐宋司徒公  
皆與在行尋以疾文公少襲父職爲寶兒赤 世祖甚  
愛重之嘗侍上左右極論阿合馬尚書省之政蠹國病

民上怒而斥之曰無預若事公徐對曰大馬知報其主  
臣世荷國恩事有關於治亂安敢坐視而不言其後阿  
合馬死尚書省罷上乃思其直賜以玉環及鈔二千五  
百緡且諭旨後有所知其盡言毋諱從討叛王乃顏有  
功妻以名旌女脫脫倫氏仍賜良馬白金佩服珍異之  
物杭海之役督餉餽於雲中晉王軍乏食給以米數千  
石師還以專擅待罪上善其有識量而知權變嘉歎不  
已賜白金百兩鈔千五百緡公因奏草青畜肥之日尚  
餘今所給未充恐終不免轉死請增給以半年之食上  
從之衆賴以安會復立尚書省公以前有旨得盡言遂

指陳其非便言尤剴切暨棄葛伏誅而其言皆驗詔賜宅一區固辭乃賜玉環及燕服以旌其忠禮遇之厚有加於前 成宗臨御之初以奉議大夫領供膳司事叛王海都稱兵內向車駕親征倍道兼行晝夜不息士卒已疲而後軍不繼公諫曰獨往恐生它虞宜徐行俟衆大集而後進乃可爲萬全之策上聽其言後數日戰大捷海都敗走凱旋而歸第功行賞賜以田三百畝尋擢司農丞進職爲卿與其子買奴侍上疾於卧內連數月衣不解帶疾少間賜以鈔二萬五千緡 成宗賓天公亡逝 武宗皇帝於野馬川歸正宸極 仁宗在儲闈

以公先朝舊人奏爲中書參知政事仍兼司農卿賜以金帶犀帶七寶笠珠帽珠衣金五十兩田二千畝 仁宗踐祚首命僉宣徽院事同列以出納不謹陷於私罪公獨不汙其事仍充舊職歷副使同知院事遂爲其院使累階榮祿大夫嘗侍坐侑食問以典故從容奏對委曲詳盡深稱上旨賜三帶海東白鶻且命國工爲之繪像其取重如此俄以疾不能朝遣尚醫診視竟不可爲臨終告其諸子曰人之隕其世業者必自貪與奢始汝等能兢兢自持不苟取不妄用恒以忠君報國尊祖睦族爲念吾死無憾矣語畢而逝公持身介潔寬厚愛人

輕財樂施人有忿爭構怨得一言莫不爲之釋然咸稱其長者元配納思馬立氏婦德母儀族黨稱焉生三子一女前公二十九年卒封定國夫人繼室卽世祖所賜脫脫倫氏尤篤於慈愛視三子如已出亦封定國夫人子男三人長買奴累官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今以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致仕次忻都資善大夫上都留守兼本路都總管府達魯花赤後公十八年卒次怯來資善大夫同知宣徽院事孫男六人亦老谷而闡遺少監哈八失同知河東都轉運鹽使司事某某其曾孫男八人臣潛奉詔書詞謹悉取前史臣

所述公平生大槩備著之而申之以銘予以昭示聖天子之追錄舊功不以父近爲間百世之千秋何日而忘之哉銘曰

惟皇建極立賢無方左右侍從咸懷忠良猗歟定公啓家西域肇自高曾歸于有德奉其所事共惟帝臣荷天之寵傳及子孫逮公而昌懷材自奮出從征伐入陪顧問密勿告猷連柱大姦不以所長守夫一官乃位列卿乃居政路乃贊國徽綴班台輔身後之榮赫其龍光惟帝念功雖遠弗忘屬辭比事儒臣之職是不一書薦以

新刻



遼陽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亦輦真公神道碑

故遼陽行省左丞亦輦真以至正七年冬十月二十有二日薨于位年五十有二計聞天子爲之嗟悼不已知樞密院臣老章亦輦真之弟適宿衛禁中上弔慰之詔有司護送其喪還葬遂以八年春三月二十有四日葬于真定藥城先塋之次而神道之碑又未有銘其年冬十月十有二日上御明仁殿樞密臣僚入對殿中知院事阿吉刺臣忽先臣也先帖木兒等皆老章之同列乃代爲奏請上旣可其奏遂傳旨翰林命侍講學士臣潛爲文學士承旨臣起巖書丹別勅禮部尚書臣泰不花

篆其額臣潛謹按公諱亦輦真偉吾而人上世爲其國之君長國中有兩樹合而生瘦剖其瘦得五嬰兒四兒死而第五兒獨存以爲神異而敬事之因妻以女而讓以國約爲世婚而秉其國政其國主即今高昌王之所自出也公五世祖之官爲的斤必里傑忽提譯言智福大相也四世祖小云失脫忽憐之官爲吾魯阿烏只譯言大臣也父子俱從其國主來歸于我 太祖皇帝小云失脫忽憐尤見親幸未嘗輒去左右從西征有功令侍 睿宗皇帝於藩邸 莊聖皇后子視之以爲斷事官真定 睿宗分地遂以爲達魯花赤俾世襲其職曾

祖諱八丹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祖諱刺直事 世祖  
皇帝爲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考諱察乃事 仁宗  
皇帝爲金紫光祿大夫陝西行御史臺御史大夫至治  
中入爲通政使用新制換榮祿大夫泰定間終於光祿  
大夫中書平章政事公幼敏慧不喜與羣兒狎長者偶  
見其飲酒責之曰是兒少嗜飲它日可凱其成立乎公  
聞之即絕飲而深自飭厲年逾二十爲 英宗皇帝御  
位下必闕赤泰定初爲內八府宰相高麗嗣王阿難荅  
失里旣襲位其從父弟完者篤剌于上曰我父兄也彼  
父弟也烏得爲王阿難荅失里來朝遂留弗遣而收其

印章至是有旨命公以阿難荅失里復國公具宣德意  
以告其人闔境之內無不悅服初公弟老章從 明宗  
皇帝北狩間關虎口調護聖躬親幸無爲比大駕還自  
朔漠公與一二人臣奉皇帝璽綬遠迂于傑堅察罕上  
大悅獎諭之曰卿祖父克有勲烈兄弟備殫勤勞忠孝  
萃于一門惟予一人汝嘉卽除翰林學士資善大夫蒙  
古教官之選壅滯已久俾幕僚閱其牘而一清之故事  
藩王入朝從翰林求進止餽遺交錯悉拒弗受遣使諸  
王必慎擇其人未嘗辱命今天子嗣位之初擢資政大  
夫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使名還除通政院使奉詔巡

視驛傳公不憚險遠歷答八失刺哈孫抵晃火兒目連之地事有當更革隨宜處置人咸便之大同東勝州之吳樂永興馬牛三驛牧馬草地爲諸人所侵冒訟久弗決公被旨按問得其實十二鄉之人百有餘家冒耕其地已十六七年一旦同聲辭服願返所侵地公爲正其經界而緩其歷年之租賦公家三世領通政院事每以扶殘拯弊爲務遇災沴必奏請加恤之後使者或牽於勢而不能行其所欲爲皆歎服曰非刺真平章子孫世其官不可也感公德者相與樹碑於樂陽驛以頌美焉遷山東東西道宣慰使鈔法之不通監法之爲民病者

悉建白而更張之歲旱有禱輒應形於歌謠事聞有詔獎諭俾仍舊職而升其位序于帥座之首未幾淮穎羣盜竊發鄰郡騷然沂莒滕嶧四州當其衝民被害尤酷上命公捕治之時同僚悉移疾避去公獨任闕事使至卽行不宿命于家若豫備然宣靖王尋遣怯薛丹十人與諸郡兵來從至邳州境內遇海寧賊兵二百官軍皆解散公僅與十二人當其首賊且擊且射賊衆披靡追奔逐北十餘里斬首七十餘級其黨皆創殘而潰公亦以矢盡回沂州收兵復出往來逐捕殺獲不可數計俄拜遼陽等處行中書省左丞公曰代者未至我安可辭

其責諜知盜在膠州整兵行至沂水而代者至乃還後  
人賴公區畫素定故不勞餘力而掃除其遺孽遼陽久  
不雨民間公至曰是在山東能致雨者吾屬無憂矣公  
視事之日果應禱而雨民饑則爲之設法以勸分薄關  
市之征以通商旅米價頓平人無艱食之患公才智出  
于天性操守得于家傳遇事立決嚴不失于苛寬不失  
于縱所至有聲在遼東三年鎮之以靜識者以爲得大  
臣體遠以一疾不起人尤痛傷焉夫人卜顏金貴族完  
顏氏陝西行中書省右丞教化的之女累封范陽郡夫  
人柔嘉貞順克盡婦道見稱于姻族公兄弟十人兄曰

亭亭實中奉大夫河東山西道宣慰使曰老漢弟曰老  
章光祿大夫知樞密院事曰草地里中奉大夫真定路  
總管府達魯普化赤曰捏烈禿資善大夫宮傳曰谷刺海  
曰羅羅中奉大夫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使曰撒馬篤  
大夫中書參知政事曰伯顏帖木兒朝散大夫光  
祿少卿亭亭實老漢谷刺海羅羅皆前卒夫人以公喪  
至知院公率諸弟逆于通州而葬于京城南佛舍權墓  
號泣哀動路人其既葬也夫人自真定使來告于知院  
公曰茲幸獲襄大事而公歿無遺胤恐其行能勞烈以  
遂湮沒蓋思所以圖其不朽於是知院公諭于僚友以

聞夫人可謂賢有識矣龍光下賁炳耀泉壤公其庶幾  
無憾矣乎銘曰

聖神受命萬邦來同群才雲合成在殼中惟公之先夙  
倍禁近地官之責疏榮一品積慶所鍾篤生後賢再世  
辨章相業是傳公方盛年峻躋內相升華文苑為時雅  
望出持使節風采振揚昭宣皇度肅政官常奉貢修職  
布德施令傳置所達國之大政總以專使患夫才難夫  
孰如公克世其官來旬來宣保茲東土潢池弄兵公奮  
厥武以寡敵衆莫我敢嬰餘威所加氛侵廓清簡在上  
衷進位丞弼歿于大藩民用寧壹益逆其歸使秉事樞

奄其逝矣當宁欬歔公不有子公多兄弟承詔勒銘垂  
示無止

資德大夫陝西諸道行御史臺御史忠丞董公神  
道碑

故陝西諸道行御史臺御史中丞董公既歿且葬二十  
年而墓隧之石未有刻辭至正十年夏四月九日 皇  
帝御興聖殿東便殿治書侍御史臣老老奏請命翰林  
侍講學士臣潛為之銘資政院使臣朶爾直班書其文  
治書侍御史臣期頤篆其額以賜焉臣潛謹按公諱士  
恭字肅卿姓董氏真定之藁城人贈光祿大夫大司徒

趙國宣懿公諱昕公曾祖考也龍虎衛上將軍監軍右副元帥知中山府事贈推忠翊運効節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趙國忠烈公諱俊公祖考也資德大夫典瑞卿僉樞密院事贈體仁保德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趙國正獻公諱文忠公考也妣顧氏趙國夫人公生而端重確實人未嘗見其嬉笑狎昵正獻公薨世祖皇帝甚悼惜之召見其諸子公年甫十三從長兄清獻公士玘至上前命往返行于庭中見其氣宇凝粹正色斂容周旋中度大奇之自是出入禁闈無間問曾學射否對曰陛下統一四海功成治定無

事於武况漢人挾兵有禁故臣於弓矢之事未之學也上顧左右曰其父祖於國家有大勲勞非它漢人比即賜以弓矢仍命董氏之族悉弛其禁公既長入備宿衛爲尚奉御從成宗皇帝至三不刺時方俾道流設黃籙大醮以公純誠恭謹命領其事及代祀嶽瀆復命稱旨益被獎眷忠烈公九子正獻次居八世祖恒呼之曰八哥而不名正獻五子公最幼成宗見公如見正獻因以察罕八哥呼之其見親禮如此大德九年特授奉議大夫典瑞少監十一年有位公下者中書奏升爲太監上怒曰董少監本居上乃不升何耶特命升太

監進階正議大夫公再辭而後就職宮車晏駕親王有  
覬覦神器者亟欲得符璽公橫身堅守至廢寢食仁  
宗入平內難公奉御寶以進詢其姓名以父名對仁  
宗大悅俾司舊職武宗皇帝既正大統賜以黃金帶  
以旌其忠至大元年典瑞升爲院即拜公中奉大夫同  
知典瑞院事二年有勅樹碑先塋賜以鈔十萬緡辭至  
再三止受其半訖事悉分其餘於親鄰一豪不以它用  
四年出爲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處事務舉大綱  
不爲苛細人服其知體仁宗嗣位皇慶二年典瑞爲  
監如故圖任舊人無以易公乃拜公資德大夫典瑞卿

俾僚幕佩金字圓牌馳驛敢請公既至適有皇族位公  
下者公辭曰臣以庸陋尸位惶恐未安矧敢居宗室之  
上乎願處其下上坐寢殿遣中使促之曰朕以卿勲舊  
之子故茲委任其母多讓待卿署事然後視朝公不得  
已乃拜命入謝上嘉獎曰老成君子也嘗問民間所疾  
苦以薄斂省刑對問臣子之道以忠孝對由是愈見信  
任清獻公薨於開平特給乘傳俾公護喪還葬蓋異數  
也延祐二年復立陝西諸道行御史臺以公爲侍御史  
王曰董士恭忠勤篤實宜加升擢乃以公爲御史中丞  
太師阿斯罕以丞相行省陝西嘗有旨命之迎接便服

不拜俄一日詔下肩輿登堂北面而坐衆皆惡其無禮而畏其勢歟無敢以爲言者公厲聲曰天子憐公以足疾賜公便服不拜而已今坐於堂上而使衆官具公服羅拜於堂下不敬孰甚焉叱左右去其肩輿明日諸察官踵門謝曰微公一言紀綱墜矣我曹誠可愧既而有以尸位自効者歲大旱公齋沐潛禱于九龍池而兩歲即大熟俄謝病而歸僚屬追至灞橋遮留之公不爲止皆垂泣而還累擢河北河南江北淮東兩道廉訪使俱不赴優將田里杜門謝客與世相忘十五年如一日雖家事一無所問嘗語所親曰吾涉歷官途東馳西鶩不

遑寧處今幸復役閑以詩書教子孫而樂餘年平生之願也竟不復出而以考終公生於至元十五年三月三日卒於至順元年三月三日享年五十有三以其月十五日葬于藁誠九門先塋之次娶張氏中書左丞贈太師忠宣公文謙之女封某 夫人前十年卒繼喬氏封某 夫人子男二人長守讓大中大夫東昌路總管次守訓 大夫中書工部司程女三人長適劉文鐸次適武衛親軍都指揮使鄭某次適廣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都事蘇樞孫男二人錚鏗女二人公質貌魁竒性度坦夷慎威儀寡言語以謙退自處而臨事善斷識



見過人平生不登權貴人之門上眷雖渥未老而休人莫不歎慕之而公初不自以爲高也臣潛忝以非才承乏執筆隸太史氏頃歲被旨纂修功臣傳董氏一門豐功盛烈見於登載者皆幸與聞茲又承詔嗣爲公碑考公平生制行詩所謂好是正直書所謂世篤忠貞易所謂謙謙君子蓋兼之矣宜其光膺眷倚爲國親臣勲德之著至於久而人不能忘也碩鄙陋衰朽莫能上副聖天子寵嘉老成之意稽首獻文無任戰慄銘曰

董氏之先世著勲庸蟬聯四葉逮于公躬公生相閥蚤有令聞從容入對弗亟于進陟降左右日侍燕閒命以

典瑞實惟世官國有危疑保其重器完歸于上靡容窺伺人惟求舊由監而卿溫其天語褒以老成公居外臺肅持風紀昭受主知遂長御史重臣貴倨人莫敢言公顯斤之朝廷乃尊奉身而退時止則止游頒使節公不爲起深居獨樂十有五年委順而化式歸其全史臣勒銘勗爾後嗣敬承天休世濟其美

御史中丞贈推誠佐治濟美功臣榮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冀國公謚忠肅董公神道碑

至正八年春 月制贈故御史中丞董公守簡推誠佐

治濟美功臣榮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  
政事柱國追封冀國公謚忠肅中書宰臣既奉制付外  
施行夏四月丙子復奏請并賜以神道之碑上可其奏  
勅翰林直學士臣潛爲之銘河南江北行中書省左丞  
臣守誠禮部尚書臣期頤書篆以賜焉臣潛頓首受命  
而退公兄子太常禮儀院判官鑰以其孤鎧祥事未畢  
代爲奉集賢侍講學士蘇天爵所述行狀授潛曰請以  
備采擇臣潛謹按董氏世居真定之藁城公諱守簡字  
子敬曾祖諱俊龍虎衛上將軍右副元帥知中山府事  
贈推忠翊運効節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

封趙國公謚忠烈祖諱文中資德大夫典瑞卿僉書樞  
密院事贈體仁保德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  
柱國追封趙國公謚正獻考諱士玘資政大夫御史中  
丞贈純誠肅政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  
趙國公謚清獻三世並有傳在國史曾祖妣李氏祖妣  
顧氏妣柴氏俱從封趙國夫人公年甫弱冠入備宿衛  
克遵祖父之訓番直不踰晷刻步武必中尺度 仁宗  
皇帝察其忠謹特命爲集賢侍讀學士公辭曰臣幸以  
家世之舊給事內廷臣之學行猶不及臣况守中况國  
家筆置集賢資其德義以輔翼聖明臣實不足當其選

上曰朕素知卿家法崇謙讓今爲卿成之公兄方官干  
典瑞乃特遷之集賢而授公朝列大夫僉典瑞院事以  
代其兄官長有善謔者見公舉止端重數爲俚語以誚  
之上曰董僉院儒者勿嫚侮也上嘗賜公以真德秀所  
著大學衍義時承平多暇近侍間進以酒公因引衍義  
之說以諫上嘉納焉 英宗皇帝嗣位禁衛周密非元  
勳貴戚不得入見獨公出入無間一日上問卿平告何  
好何習亦善射乎對曰臣聞諸父師曰爲臣當盡忠爲  
子當盡孝竊好其言患未之能習弓矢之事雖嘗習之  
非所好也上悅有名馳良馬 幣之賜公奉詔禱祠秦

蜀山川而還上問來何遲對曰道經陝西見民多飢死  
移文行省開倉廩以賑之故來也後然不能無專擅之  
罪上曰卿朕之汲黯也亟加賞賚眷遇彌渥丐外遷嘉  
議大夫淮安路總管爲治務以平易近民而民自不能  
欺士豪或挾其黨與恣爲暴橫公痛繩以法民乃獲安  
歲大旱條列荒政便宜驛聞未及俟報首以祿廩倡僚  
屬及富家捐錢出粟土著之人則給以錢使不失其業  
旁郡流移而至者則爲粥以食之慮衆之所聚易生疫  
癘則處以閑曠高爽之地死則收瘞焉既而朝廷講救  
荒之政下令募民入粟補官公益得盡其心而不憂於

用之不繼職田皆棄弗取曰吾爲天子牧民寧忍坐視其飢而獨飽乎邗溝水涸運道弗通發官帑僦工䟽浚之因使貧民得食其力公私咸以爲便既而水旱相仍有禱輒應民以免於捐瘠未幾徙汴梁路總管郡人挽留不得行單騎由它道而去汴梁爲大河以南一都會事至叢劇公操約馭詳廷無留訟齊人官于汴而不返者有弟利其家貲迫寡嫂破冢出其柩歸葬于鄉嫂弗欲而莫能止也則匿其夫遺骨之一體弟訴之官下嫂于獄鄰有豪家覲以賤價得其田宅乃共賄獄卒殺其嫂而以病死聞公探得其情事乃白弟及豪家獄卒皆

論死究丘有惡少爲宗族閭里害其同黨衆怒殺之而誘其妻以逃事覺有司逮惡少族人當以殺人之罪公閱其牘詰吏曰惡少既死其妻安在吏不能對乃捕其黨及所誘妻至則一訊具服遂釋其族人汴人以爲神明公治兩郡所至必大興學校以化民不徒善綜理庶務而已擢海北海南廉訪使廣西徭人竊發不時官軍莫能制徒侵暴居人湖湘間尤困於飛芻輓粟民無寧歲公劾罷其總兵官行省左丞諸軍肅然用命其地悉平遷江淮財賦都總管或疑公有不屑爲公恪共其職無少憚人乃知公未易淺窺也擢江東廉訪使以疾

告歸居無何召爲大都路都總管兼大興尹辭不赴特遣中使賜以上樽強起之既入見上面諭曰朕深知卿淮安汴梁之政京師雖浩穰以卿之才爲之無難也輦轂之下豪右多挾勢以撓法有犯者公一無所貸威聲大振聞者無不震懼期月而政成除樞密院判官擢山東廉訪使未行拜中奉大夫陝西行中書省叅知政事以疾辭擢浙西廉訪使召除侍御史拜資善大夫湖廣行中書省左丞俄改拜江南行御史臺御史中丞先是勅建龍翔集慶寺雜取士田器物之籍于官者以給之故平章政事張蔡公別業亦繇焉被旨復以歸于張氏

有司猶豫觀望弗即奉行公既至立命歸之召還拜御史中丞用人但取其忠實惡以訐爲直以察爲明不動聲色而保完正氣其識量遠矣居數月拜中書左丞公力辭曰臣以非才忝備官使受任以來夙夜戰兢恒恐隳祖父之遺業而負國家之至恩况中書出治之本丞轄列於執政何敢貪冒寵榮而不自揆乎上曰此朕志素定卿其勉思報効可也公既視事以畿甸之民阻飢白于丞相出京倉粟二十萬石下其直以濟之慮四方之遠耳目有所不及則遣官分道撫問而存恤之時宰執惟公爲漢人畫禦災之策至忘寢食形容爲之枯槁

新進士當授官而銓曹言恐礙入粟補官者公曰朝廷下詔求賢將以爲公卿大夫之儲苟急於彼而緩於此人將以獻策不如獻粟爲口實而貽笑於天下後世矣衆無以對乃授進士官如故事有司患盜欲重其法公曰民貧故爲盜不求所以使之不爲盜而濫刑以逞豈善政乎或謂頃歲汴人構亂首惡固已伏誅而連坐者獄猶未竟此盜所以滋也公曰罪人已得州縣奉行文書容有不能辨其真僞者非可盡以首從論且事在赦前豈可使國家失信於人而無以安反側乎當坐者百餘人皆釋不問以左丞知經筵事仍總裁遼金宋三史

及三史成公自中書奏上之未幾復拜御史中丞進階榮祿大夫公援舊比固辭上再三勉諭乃拜受至正六年夏四月大駕時巡上京公扈從至幄殿上解御服以賜命居大都留臺五月庚子以疾薨于位享年五十有五臨終告其子鎰曰我在中書時皇上賜以先清獻公神道之碑而又未及刻我死汝亟爲之言訖而逝訃聞上爲之震悼賻以鈔二萬五千緡仍令有司護視其歸葬遂以六月癸酉葬藁城九門之東高里先塋公資稟沈毅履行淳篤生將相家而未始泰於貴驕清獻公家法素嚴公居侍旁循循雅飭早涉書傳不煩師授而大

意已瞭然心目之間蓋其所養與草茅凡下固自不侔也忠烈家庭之訓曰吾少遭多難長遇明時樹立勲名皆朝廷聖德神功之所及今老矣無能爲也汝等當思廉慎不欺以報國家或以貪墨敗官則非吾子孫死亦不得從葬先兆宜謹識之公佩服不敢忘故居官以清白著聞家無留貲僅蓄書數萬卷俸祿不侈於自奉惟喪祭則致其豐待宗族羣從以恩吉凶皆有所給教子必延名師里中孤寒之子亦使就學接公卿士庶咸有禮度故歿之日無貴賤少長莫不痛悼焉公娶烏氏國朝名士冲之女於經史無不通動必協於閭範累封趙

國夫人子男二人長鉞內供奉見謂能稱其家不幸前卒次即鎧好學而有立當用廕補官未命女二長適秘書監丞鄭郊次適崇福司丞張某若稽古昔帝王之興必有豪傑起而應之率資其力以成太業至於第功行賞剖符受封傳子及孫保其世祿重侯累將未爲乏人若夫異材間出繼世象賢秉忠懷誠以承休德書于史策號曰名臣求之近世如董氏一門者未見其比也當金之末造忠烈公灼知天命擁衆來歸與金人戰死雖水上而金亦尋滅其後正獻公與其伯兄忠獻公文炳仲兄忠穆公文用俱以勲臣子從征雲南又從伐宋濟

江而還暨再出師忠獻遂與丞相淮王伯顏同取宋而定天下于一際時承平忠穆既以耆德元老總臺綱掌帝制正獻復以上所親信入尚符寶由卽而卿逾二十  
年子孫世嗣其職而公在典瑞歷兩朝不遷它官御史中丞位望尤爲尊重自忠穆至公父子兄弟居是官者  
六人可不謂昭代衣冠盛事乎江漢之詩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公正色立朝始終一  
節增光前烈形于贊書天子之命公與宣王之命召虎殆無以異公雖死猶生也臣潛鈇槩末學固不敢竊自  
附於大雅之詩人欽承詔旨序次本末抑亦庶幾無媿

辭者矣銘曰

世其家者雖古或希顯允董氏有之似之天造方新聖  
作物觀豪傑之興克歸真主篤生後賢卒其伐功皇靈  
所加四方來同河山帶礪勲在盟府正笏垂紳以文易  
武逮公父子遺烈是承翊扶熙運保其盈成公滋益恭  
委蛇進退陟降左右踐敷中外菟符龍節未究所施乃  
預樞莞乃佐宰司乃長御史整齊憲度峻陟崇階丕昭  
異數一鑑之亡哀動帝宸拊髀曰嘻茲予世臣錫之密  
章下賁玄宅申以頌辭樹此貞石

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



經筵事追封豫章郡公謚文安揭公神道碑

至正七年夏四月辛卯 皇帝時巡上京秋七月丙戌  
御慈仁殿文學侍從之臣咸就列以備顧問當宁憫焉  
興念舊人以故翰林侍講學士揭傒斯神道之碑未立  
俾同知樞密院事臣世傑既傳詔于學士承旨臣岳柱  
命直學士臣潛爲之文仍勅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  
左丞臣守誠禮部尚書臣期順書篆以賜焉臣潛蒙恩  
起自休退懼志慮之凋落無能發揚 聖天子敬故尊  
賢之意承命震惕莫知所爲然竊自念忝以詞臣執筆  
隸太史氏不敢控辭謹按前脩撰劉聞所上窆臺之狀

及前學士承旨歐陽玄所爲幽堂之銘公諱傒斯字曼  
碩揭之得姓出於楚司揭氏者以官出於漢安道侯揭  
陽定者以邑出於漢陽信侯劉揭者以名唐末有爲檢  
校尚書左僕射使持節袁州諸軍事守袁州刺史者曰  
鎮 始家于袁與居盱江者曰瑱居豫章者曰稹同祖  
司揭而言姓氏者或謂當祖安道侯汝寧之族則又別  
祖陽信世遠譜軼莫得而詳公於稹爲 世孫占籍豫  
章之豐城豐城今富州也自曾祖光朝而下三世俱弗  
仕以公貴故祖惟聰累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  
都尉追封豫章郡侯考來成累贈中奉大夫江西等處

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追封豫章郡公初朝廷罷羣  
臣贈典特賜公號貞文先生至是又奉旨爲建書院因  
所賜號以爲額祖妣黃氏何氏妣黃氏並追封豫章郡  
夫人公生而穎悟年十二三讀書已能窺見古人爲學  
大意家貧不能負笈遠游父子自爲師交刻苦奮厲窮  
晝夜不少懈涵濡既久經史百氏無不貫通發爲文辭  
咸中短度同里年相埒者多敬畏而師事焉年二十餘  
稍出游湘漢間湖南帥趙文惠公淇素號知人一見輒  
驚異曰它日翰苑名流也程楚公鉅夫涿郡盧公摯前  
後持湖北使者節程公竒其才妻以從妹 仁宗踐祚

之初程公在翰林公至京師因館於其門執賓主之禮  
甚謹人不知爲肺腑之親也盧公尤愛其文亟表薦之  
方是時東南文章鉅工若鄧文肅公文原袁文清公桷  
蜀郡虞公集成萃于輦下公與臨江范曄浦城楊載繼  
至以文墨議論與相頡頏而公名最爲暴著受知中書李  
韓公孟集賢王文定公約翰林趙文敏文孟頫元文敏  
公明善而全平章岳柱禮遇尤至相爲推輓不遺餘力  
延祐元年由布衣入翰林爲國史院編修官李公以政  
府兼史館觀公所撰功臣列傳撫卷歎曰此方謂之史  
筆它人真謄史牘耳三年陞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

仍兼編修四年遷國子助教用本院奏留居舊職五年  
謁告南歸泰定元年以元官名俄丁內艱公十年間三  
應奉翰林於翰林朝廷之事臺閣之儀靡不閑習王公  
每謂與公談治道大起人意授之以政無施不可也天  
曆二年文宗始聚勲戚大臣之子孫于奎章閣而教  
之命學士院擇可爲之師者得十餘人而無以易公乃  
擢公授經郎閣在興聖殿西公蚤作必徒步先諸侍臣  
而至諸貴游來受業者謀合錢爲貫馬公微聞之輒自  
置一馬尋復鬻之示不欲以已爲人累而已其後去公  
座下而入侍帷幄者皆爲國之重臣公未嘗假以爲

聲援視之泊如也上時坐閣中有所咨訪奏對稱旨恒  
以字呼之而不名中書薦用儒臣必問之曰其才何如  
揭曼碩問出公所上太平政要四十九章示臺臣曰此  
朕授經郎揭曼碩所進卿等試觀之其見親重如此豐  
城地不產金官府惑於姦民之言爲募淘金戶三百家  
而以其人總之散往它郡采金以獻歲課自四兩累增  
至四十九兩有奇其人既死而三百戶者所存無什一  
又貧不能聊生有司責民之役於官者代輸其金民多  
以是破產因公所上政要及之遂蠲其征人賴以甦至  
順元年預修皇朝經世大典上覽公所撰憲典碩謂近

臣曰此非唐律乎超授藝文監丞叅檢校書籍事且屢稱公純實欲器使之而竟不果用元統元年今皇帝入正大統召對便殿慰諭良久命賜以諸王所服表裏各一躬自辨識乃以授焉一日入直奎章閣上適至左右奉法書名畫珍玩器物以進公歷陳其製作之年世與其人之氏名爲之坐閱移時至元元年遷翰林侍制兼國史院編修官四年拜集賢直學士先是儒學官赴吏部銓必移集賢考較其所業院下于國子監監下于博士吏文稽滯動經累月公請奏更其法以事付本院屬官人以爲便五年奉旨函香祠北嶽濟瀆南鎮竣事

可便道西還丞相太師秦王令集賢促公亟回以疾固辭六年上親擢公奎章閣供奉學士聞命即日就道未至改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至正元年筆開徑筵首以公兼經筵官二年陞侍講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公階自郎遷至中順大夫其爲侍講階當與品對而新格超陞不越二等獨公不爲列四等轉九階爲中奉大夫實異數也經筵無專官曰知多宰執大臣微辭與義率屬公訂定然後以進所言往往寓獻替之誠務以裨益治道上嘉其忠懇數出金織紋段以賜之三年以年七十致其事而去詔

遣使追及於鄴南上表力辭尋復遣使奉上樽諭旨還  
撰明宗皇帝神御殿碑文成賜楮幣萬緡白金五十  
兩中官所賜白金數亦如之求去不許命脫脫右丞相  
及諸執政面諭公毋行公曰使搗俟斯有一得之獻諸  
公用其言而天下蒙其利雖死于此不恨不然何益之  
有丞相因問方今政治何先公曰儲才爲先養之於位  
望未隆之時而用之於周密庶務之後則無乏財廢事  
之患矣它日集議于朝堂公抗言當兼行新舊銅錢以  
救鈔法之弊執政持不可公言之益力事雖不行丞相  
以公不阿獨心敬之有詔修遼金宋三史以平章政事

而下登公等六人爲總裁官而以右丞相爲都總裁丞  
相問修史以何爲本公曰用人爲本有學問文章而不  
知史事者不可與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不正者  
不可與用人之道又當以心術爲本也公既領史事每  
與僚屬言欲求作史之法須求作史之意古人作史善  
雖小必錄惡雖小必記不然何以示勸戒乎自是毅然  
以筆削自任凡政事之得失人財之賢否一切律以是  
非之公至於物論之不齊必力與之辯求歸於至當而  
止四年遼史成以進有旨獎諭仍俾早成金宋二史公  
感激知遇惟恐無以稱塞辰入酉出憊不敢休會盛夏

雨潦撲被宿館中得寒疾返寓舍甫七日而遽不起公  
御大夫士聞者無不馳往哭之盡哀省院臺部寺監而  
下咸致賻有差時方有使者至上京燕勞史局以公  
故爲改燕日使者以聞上爲之嗟悼以楮幣一萬緡賜  
其家仍給驛券具官舸送其歸江南公少處窮約事  
親菽水粗具而能得其歡心曰有祿入服食稍踰於前  
輒愀然曰吾親未嘗享此也故其平生清儉至老不渝  
六兄弟有無相通始終無間言子弟有過不加顯責奴  
以得罪亦寬容之人問之曰長上遇下稍見苛急後生  
習暴戾不得不以身教也公立朝雖居散地而恒急

於得士考鄉試者二考會試者一爲廷試讀卷官者二  
考國子公試者七所甄拔後多知名御史建白用會試  
終場鄉試次榜舉人爲教官廟堂以咨於公以贊成之  
由是士無遺才之憾公喜汲引後進而不能俯徇流俗  
郡縣有一廉吏稱之寧過其實聞吏之貪墨病民亦不  
曲爲之揜覆達官大人忌有不合終身不造其門雖見  
軋而不悔間寫其不平於文字間人或疑泰甚公曰言  
當如是不必慮也公爲文叙事嚴整而精覈持論一主  
於理語簡而潔詩長於古樂府選體清婉麗密而不失  
乎性情之正律詩偉然有盛唐風善楷書而尤工於行

草國家大典冊及元勳茂德當得銘者必以命公人子  
欲顯其親者莫不假公文以爲重仙翁釋子殊邦絕域  
慕公名而得其片言隻字者皆寶而傳之暮年求文者  
衆寢食爲廢殊不以爲厭然亦不苟作有郡守諷其民  
奉金爲壽求紀政績公頗知其人斥而去之未幾其人  
果以賄敗客有爲人謁文而私其金者它客發其事公  
曰已受之矣人尤服公雅量有文集若干卷行於世公  
薨於至正四年秋七月戊戌享年七十有一以六年秋  
九月甲子葬富州富城鄉富陂之原制贈護軍追封豫  
章郡公謚文安有勲爵而無官階有司失之也元配李

氏繼即程氏太中大夫同知湖北道宣慰司事嚴細之  
女並追封豫章郡夫人子男二長法李氏出國學上舍  
生今用公廕當補官未命次廣陽生七年矣女一人適  
楊湘蓋人材之生必于興運其以文事與時而奮恒在  
乎重熙累洽之餘惟養之厚而用之不亟故其望實彌  
久而益著非僥倖於一旦坐致顯融者可同日而語也  
公以庶士起遠方而徊翔於清途三十年晚乃蔚爲儒  
宗文師荐膺眷遇勤事以死大明在上照臨所及故舊  
不遺播之聲詩垂于無極不亦生榮死哀矣乎銘曰  
於穆世皇遐不作人豐芑之澤燕及後昆在仁廟

時郡獻俱俱出入左右經文緯武公居其間佩玉長裾  
載筆以從其行徐徐歷事四朝乃登延閣乃司論說乃  
掌述作清問所及字而不名公滋益恭不挾不矜逮今  
昌辰峻躋邇列翩其遠引萬夫莫遏天子有命式端公  
歸重煩以事伊職訓辭明明天子不自神聖廣廈細  
穉公言是聽稽古圖治監觀後王公能敬承大啓厥藏  
發潛闡幽驗諸成敗斟酌典謨用存勸戒寄聞異見參  
錯俛并公所折衷信而有徵藉夫衆功訖于絕筆克成  
公志公死不沒人孰不仕孰完於公始卒無疵而以豐  
終敬故尊賢天子之德詞臣奉詔薦于樂石

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贈中奉大夫江浙等處  
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追封南陽郡公謚文肅  
鄧公神道碑

至正九年夏四月二十日知經筵事臣朶爾直班同知  
經筵事臣桎僊護都臣潛等進講于明仁殿臣朶爾直  
班臣桎僊護都奏鄧文原經筵舊臣歷事累朝備極榮  
遇茲又顯受聖恩贈封定謚墓上之石宜賜刻文上既  
可其奏命臣潛爲之銘別勅翰林學士承旨臣起巖篆  
其額臣桎僊護都請就令臣朶爾直班書丹上復如其  
請乃退而以前史臣范棹之狀授臣潛臣潛謹按故嶺



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鄧公諱文原字善之曾祖從黼  
妣楊氏祖昭祖累贈嘉議大夫成都路總管上輕車都  
尉追封南陽郡侯妣羅氏南陽郡夫人考漳累贈中奉  
大夫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追封南陽郡  
公妣孫氏游氏並南陽郡夫人其先由長安徙資中又徙  
綿之彰明杭爲宋行都南陽郡公避蜀兵來依焉故丁  
爲杭州人公六歲入小學九歲從三山楊先生受春秋  
十五以流寓取漕薦暨科舉事廢遂一意務爲聖賢之  
學行益修業益茂開門授徒戶屢常滿中州士大夫多  
慕而與之交徐文獻公琰高文簡公克恭知公尤深王

叅政巨濟素刻深與公語亦嚴憚之巨濟後以事繫獄  
自悔不用公言初用江浙行中書省辟署杭州儒學正  
秩滿調崇德州儒學教授用薦者擢應奉翰林文字將  
仕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承旨閻文康公復於  
寮友少所假借公獨見推重凡大撰著必屬焉由應奉  
升脩撰 成宗即位就任轉從仕郎 成宗崩預纂脩  
實錄姚文公燧王文肅公構並爲承旨持見不同閱公  
所具藁互有指擿公不與辨第令櫝藏以俟後數日二  
公取視之皆莫能易一字以儒林郎出爲江浙等處儒  
學提舉教人先學行而後文藝士習爲之不變召除國

予司業建白脩明學政而樂因循憚改作者與之論不合遂移疾去仁宗即位詔以科目取士江浙行中書省檄公考延祐元年鄉舉公以朝廷立法之初多采考亭朱氏貢舉私議慮遠方之士未悉上意大書其文揭示之由是士無復踵異時場屋之弊尋以翰林侍制承直郎兼國史院編脩官召臺臣交章舉之擢承德郎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湖州民有抵夜禁者被執而遁追者及之刺刃左脅其兄問殺汝者誰曰白帽青衣而長身者也語畢即死其兄訴之有司歸罪於直初更張福兒坐繫三歲公閱其牘曰白帽青衣姑勿問

福兒身不滿六尺未見其長且福兒用左手傷何以在右命覆勘之真殺人者張彈壓也建德戴汝惟被盜已捕寘獄中而夜有火其居者失汝惟所在公曰此有以也責有司推治得汝惟尸於水濱及其妻謀殺夫狀人以爲神江陰饑民稱貸於富家不得則持火往取穀誤焚其屋十三人所分穀皆不滿五升有司悉當以強盜公謂此非其情也時瘦死者已半餘皆杖而遣之平江僧訴總管府判官理熙納其賂既誣服而公適至探得其情杖僧釋熙移僉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司事寧國諸路茶課初止三千餘錠累增至十八萬錠皆鑿空取

之民間民受誣抵法則轉運司得以失覺察擅加罪五  
品以平官州縣長吏皆重足而立公至而提舉茶事者  
適以賄敗乃爲設法而漸去其弊且建言宜罷茶司而  
使郡縣領之饒州有告欺隱官糧者事連數百人累歲  
不決公曰此不難知以官租爲民田交易而抄戶時以  
之定差徭經理時以之定租稅耳命據籍爲定訟遂息  
小吏有結爲兄弟持官府短長者號五虎杖而流之人  
莫不稱快有甥盜其舅家財者以贓滿罪至死公曰賊  
五十錠盜惟二人其一人所分止五錠何也錄之得其  
實所盜十三錠而已遂以減死論徽州民僞造楮幣於

僧舍有避雨者適見之其人懼事洩因啖以利而正之  
使爲烘焙獄具當死公曰造僞當死者其等有七烘焙  
當何坐宜比行使加等杖罪事聞于朝報如公言徽州  
民謝蘭家貧其從子回貸以錢而倍取其息又利其田  
宅而欲構害之家僮死回使告蘭殺之公察其寃釋蘭  
坐回天方旱而雨士子或爲私書以非考亭之學公命  
毀其書曰吾以息邪說也江浙行中書省復移行御史  
臺檄公考延祐七年鄉舉得今翰林侍讀學士泰不花  
以爲舉首既上春官果爲廷對第一士論翕服拜集賢  
直學士奉訓大夫以地震應詔論弭災之道謂今天下

士師非才惟受成於吏死囚歲上刑曹類延緩不報瘦死者多宜慎選理官死囚應決即決寃即釋之河北流民復業朝廷雖令計口給緡錢而有司奉行不至宜會計海運糧支發之羨餘隨處置倉以備凶年而振之又申言茶法之害民乞併罷轉運司以息人怨感天和時論躋之進奉政大夫兼國子祭酒依前集賢直學士被旨知泰定元年貢舉及上親策多士于廷仍俾充讀卷官有詔開經筵特命中書平章政事張蔡公珪翰林學士吳文正公澄及公入侍其見知遇如此大駕時巡公當扈從苦脾疾就醫於京師遂乞謝事南歸歲餘召拜

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未行擢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以疾不起天曆元年五月二十二日薨于杭州私第之正寢享年七十以其年七月十三日葬湖州德清縣千秋鄉百寮山之麓太常初議以莊康易公名 今天子始用公門人集賢大學士馮公思溫之請特贈公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追封南陽郡公改謚文肅娶徐氏封南陽郡夫人前公一月卒合葬焉子男一人衍用公廕爲承務郎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後公 年卒女二人適石洞書院山長史公埜司徒府掾史戴孟淳孫男一人萊孫

公蚤慧稍長能自植立外家游氏自清獻公侶相宋理  
宗門戶輝赫公未始挾以自矜又嘗客於故后族謝氏  
家視華靡豪縱事漠如也公手姿凝粹氣貌純明內嚴  
而外恕議論若不可犯至於以文相接以恩相加未嘗  
不使人心悅而誠服平居善處窮約奉已常薄待人常  
厚諸生有病而以橐中金託於公者曰萬一死願以歸  
吾親其死也或竊以去公買金以付其親而終不言安  
南入貢以黃金丹砂象齒為私覲之禮公却之其人曰  
清白物耳公曰爾物雖清白我受之則污也所至僦屋  
以居四壁蕭然晚乃捐俸貲買宅一區將以佚其老而

疾亟矣公於經史百氏之書無不究極其根抵為文精  
深典雅東南遺老凋落既盡文章之柄悉歸焉及在朝  
廷施于訓誥者溫潤而有體志於簡冊者確實而有徵  
詩尤簡古而麗逸凡所著有讀易類編若干卷內制集  
若干卷素履齋藁若干卷行於世工於筆札與趙魏公  
孟頫齊名 徽仁裕聖皇后命以泥金書大藏經公應  
聘率門人前集賢待制班惟志等二十人北上竣事二  
十人皆賞官而公不預第隨牒調補教授一州後乃以  
文學政事昭被主知而至大官前後從游無慮數百人  
惟御史中丞王公士庶與馮公思溫位最顯其受業上

庠而掇巍科躋膺仕有名於時者尤多不可遽數也始  
公較藝鄉闈臣潛誤辱薦名及公再主文衡臣潛遂忝  
預執筆茲又獲載筆隸太史氏欽承明詔勒文公碑不  
敢以菲陋荒踈伏闕控辭謹拜手稽首序而銘之銘曰  
井絡之靈實鍾後賢展也鄧公受材孔全公方盛年盤  
桓山澤翔而後集靡徐靡亟負其所韞時而出之學為  
儒宗政為吏師其學斯何蜚英文苑鋪張皇猷裁成帝  
典弘敷教道模範國人談經擅履堯舜吾君其政斯何  
肅將使指扶善遏惡以樹風紀鼓之舞之士氣以振軫  
車所屆微無寃民聖門四科公兼其二學以從政匪有  
二致國之老成天子所毗公不為起乘化而歸門生奉  
詔薦此樂石庶無媿辭過者必式

御史中丞贈資政大夫中書右丞上護軍追封平  
陽郡公謚文靖徐公神道碑

公諱毅字伯弘姓徐氏世為平陽趙城人家于霍峰鄉  
石明里高祖諱澤曾祖諱閏皆力本尚義值金季之亂  
晦迹弗耀入皇朝始有出而仕者祖諱玉由元帥府都  
提控歷崞縣提領岢嵐州長官終於河東南路提舉常  
平倉事御史中丞王公博文銘其墓累贈嘉議大夫上  
輕車都尉追封平陽郡侯祖妣高氏平陽郡夫人考諱

德舉由尚書省掾出為平陽路轉運司經歷終於大原  
路鹽使司提舉翰林學士承旨姚公燧銘其墓累贈中  
奉大夫護軍追封平陽郡公妣盧氏邢氏並平陽郡夫  
人公盧夫人出也幼穎異非歲受業於魏國許文正公  
磨礮浸礮日長月益以清方勁正為衆所嚴憚莫不以  
遠大期之弱冠辟  
掾調同知檀州事當國者急於  
賦歛督責甚峻郡縣長吏奉承如恐弗及公獨不阿其  
意惟務布德澤以甦疲瘵人稱其有古循吏風 世祖  
皇帝聞其名擢監察御史上言江南新附未久宜隱  
流亡以固民心京師天下根本宜蠲除地稅以厚

撥覈災傷宜以時而發倉廩之儲捐山澤之利申明酒  
禁以修荒政鰥寡孤獨宜有養民所疾苦宜遣使詢問  
方今庶政姑息中書親細務而宰相失體六部僚屬多  
非其人因陳省臺為治之要及憲司事宜監治官吏當  
加儆戒不可因人之誣言而升降察官行樞密院行大  
司農司行通政院及尚書省理筭受賞進官者皆可罷  
又以日食地震乞罷諸行省四川妄啓邊釁交趾虛勞  
王師獻策以邀功生事者宜勿聽官軍承襲皆膏梁子  
弟未嘗知兵當別議立法增國子之負重教官之選以  
興學校治宗廟以崇祀典脩國史以存故實設朝立班

不可全無流品之分實封陳言毋使苟爲進身之計它如選用官吏減錢糧之費理婚田之訟馬禁水利鹽鈔諸法其弊當救者前後所奏七十餘疏其言後多施行世祖賓天上封事于 太皇太后皇太后曰四海不可一日無君 大行皇帝奄棄天下已五日矣苟非早定大策萬一或啓姦覲變生不測實可寒心皇孫撫軍朔漠 先帝既授以皇太子寶聖意可知伏願明諭宗藩大臣叶謀推戴遣使奉迎歸正大統上以副先帝之遺意下以慰四海萬民之所屬望廷議寔之 成宗皇帝既踐天位首請早正東朝尊號以嚴孝養因言陛下方

虛心求治而大臣不肯任事人主之職在論一相今宰相負太多論議不一伯顏乃先帝舊臣留以遺陛下宜亟相之爲治不在過求高遠但當遵守舊制其要有四親賢遠佞信賞必罰而已又伏闕上言建立儲貳敦睦宗藩選任臺諫教習親軍勿事西南夷而專備北邊赦不可數等十事所上疏又二十餘上皆嘉納焉擢僉陝西漢中道肅政廉訪司事未上改吏部員外郎時選曹事多壅滯公不懼權勢凡銓量注擬必考其資歷察其才品人皆悅服奉詔使甘肅給軍需糴買轉輸規措有法事集而民不擾除僉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司事閱



所部獄囚而得其寃狀所釋五百餘人時稱明允召爲  
徽政院長史舊例臺察於徽政之事一無所問公謂法  
者天下之公器宜共遵而行之臺察者執法之司何獨  
不得與聞徽政之事乎有與公不相能者力詆之公即  
謝去尋除樞密院經歷贊決事機申嚴號令本兵者賴  
其欣助爲多遷御史臺都事改右司郎中除陝西行臺  
治書侍御史並以外艱不赴服除召爲左司郎中夙夜  
匪懈彌綸庶政損益進退必中其度列曹咸取則焉擢  
治書侍御史柄臣欲構害御史郭章公力爲之辨有沮  
之者事竟報聞公以言不行自引去召還授陝西漢中

道肅政廉訪使關右地接羗戎人多強悍號稱難治公  
柔之以恩而懾之以威土俗爲之丕變入爲刑部尚書  
上言自昔有國家者必定律令使有司知所遵守方今  
承平日久宜參酌古今立一代之成法上可其奏仍命  
總其事方次第就緒未及上而改授河北河南道肅政  
廉訪使無何復入爲刑部尚書擢侍御史除僉樞密院  
事 仁宗皇帝在儲闈素知其有公輔之器及正位宸  
極擢江南行臺侍御史遷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使召  
赴闕遂參議中書省事頃之拜陝西諸道行御史臺御  
史中丞力辭而歸每謂人生未老得閑乃爲貴吾年周

六甲歷事四朝恒以無能補報爲懼安敢昧止足之戒乎延祐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以疾薨于里第之正寢享年六十有一卜以公年某月某日葬某鄉某之原公累階資善大夫訃聞上嗟悼不已詔特贈資政大夫中書右丞上護軍追封平陽郡公謚文靖仍命詞臣爲贊書以褒寵之娶裴氏封平陽郡夫人子男一人宗義亞中大夫衡州路總管女四人長適常德路總管裴宗文次適姜某夫亡年未三十即歸居父母家今已七十餘次適朝列大夫曹州尹麻鄘次適敦武校尉推茶提舉王奇孫男二人倣僖公遺書有奏議五卷詩

文三卷翰林學士吳公澄爲之序惟公以純實之資充成正學遭逢聖代爲時名臣雖雅志恬退造次不忘於愛君憂國光膺茂渥生榮死哀不亦宜乎公歿之歲某始舉進士至京師後三十有五年公孫倣以墓隧之碑未建介翰林脩撰王宗哲以銘來屬某雖不及游公之門而覲其光儀聆其聲歎讀公之書而尚論其世君臣之際何其盛哉序而銘諸史臣之職也曷敢以不敏辭

銘曰

惟公之先隱顯以時再世外官不大厥施委其餘祉伊公之貽公初筮仕華問四馳擢寘臺端用副倚毗作帝

耳目爲國著龜宮車晚出人心危疑盡言無避神器有  
歸出將使指風紀是持入綴從班獻納論思乃濟宥府  
乃陪宰司許謨遠猷贊襄萬幾峻陟文階執法大微胡  
然遠引莫可弔鞿公身在外忠愛不衰庶公復來赤烏  
袞衣遺表上聞當宁齋咨一鳳之鳴六龍以飛申錫寵  
褒厥有制詞有封若堂昭以銘詩

墓碑

格菴先生趙公阡表

格菴先生趙公宋執政也公之志業未及展盡於一時  
而淑艾之私有足惠幸乎百世讀其書者知爲吾先生

而已蓋自考亭朱子合四書而爲之說其微辭奧旨散  
出於門人所紀錄者莫克互見公始采雋以爲纂疏今  
四方學者旣家有其書以故弗論若公之世系出處固  
不可俾後之君子無述也按趙氏之先薊人齊國公迥  
遷居洛齊公之子是爲韓忠獻王族大以衍派分而三  
居毫者曰光祿卿期又遷處之縉雲由光祿三世至公  
之曾祖考諱濟贈太子太保博平郡公祖考諱診贈太  
子太傅東萊郡公考諱雷以再薦于鄉特贈開府儀同  
三司少傅衛國公妣田氏贈蘄國太夫人公諱順孫字  
和仲八歲能誦說九經嘉定十五年賜童子出身真文

忠公見而竒之謂少傳曰大君之門者必此子也公不以自矜益務親師取友而求其所未至朝淬夕礪幾三十年乃以春秋試于鄉于禮部皆第一淳祐十年賜進士出身調太平州學教授秩滿差江東常平司幹官未上改臨安府學教授召試除秘書省正字兼景獻府教授陞教書郎添差通判婺州以內憂去咸淳改元入爲秘書郎兼崇政殿說書公因進講言今茲建元伊始正治亂相承之機度宗竦聽諭公曰卿老儒議論似富弼蘇軾公退有旨擢監察御史仍兼說書歷右正言左司諫遂爲殿中侍御史皆兼侍講進侍御史兼侍讀公又

當言路凡日食震電水火爲災必援據經傳及累朝故實爲危亡可畏之說隨事致戒時帑藏枵乏而人主不知宮掖汰侈而大臣不問公疏奏者八面奏者三謂周官九式均節財用冢宰實總之今之大臣未聞過而問也豈不曰錢穀出入當如陳平問之主者乎大臣自處不在周公下而以陳平爲足法乎真宗嘗令三司具中外錢穀大數陳恕以天子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竟不進恕慮先朝知其有臣慮陛下不知其無也度宗不以爲忤令內外諸司條具申省以聞公又言內廷之帑不可輕發恩賞之濫有所謂特除特轉特補

特贈者不可輕徇庶僚上殿過爲瑟縮專求瑣細以備  
對揚當申儆之以格習諛踵陋之風累疏乞召洪天錫  
陳宗禮陳宜中還居言職劾龔日升昏鄙不宜爲察官  
它所薦湯漢李伯玉何基徐宗仁呂圻歐陽守道呂大  
圭等數十人多朝廷宿望及當世知名士度宗皆嘉納  
焉美人楊氏進封淑妃公率同列言美人父楊纘上遺  
表未半月進封之命已下獨不念其有葛覃之情蓼莪  
之感乎疏入遣中使問公以正謝之期降制之日何時  
而可俄又宣諭欲以百日爲制公復奏請以暮年爲期  
時雖不能悉如公言猶久之迺成禮謝堂以從官導旨

樞庭出入宮禁權傾中外公奏外戚用事漢祚中微長  
此不已禍有不可勝言者歷疏其姦於榻前以去就爭  
之度宗諭解至再公執之益堅卒免堂官堂之弟屋以  
節鉞奉朝請居近市其家僮日伺於闥闔間細民以物  
求售輒攘取之公奏其狀度宗以東朝故猶豫不報公  
抗疏不已卒罷屋朝請仍徙其居賈似道以太傅平章  
軍國重事公力陳其買田變楮之弊乞討論之似道上  
章自辨且求謝事會其姪蕃世守廣德負勢貪雲公奏  
黜之似道滋不悅公屢以疾丐去皆不允新官之建議  
毀民廬以廣衢路雖用公疏令帥漕兩司相度指定奏

聞而帥漕希旨持兩端之說公再疏言力爭堅挽於事  
將形之初者耳目官之責陰消潛格於人不知之中者  
有股肱之大臣在今之師臣相臣有諫玉清昭應如王  
旦之密疏乎似道復上章自辨且乞骸骨公亦以疾丐  
去除吏部侍郎兼國子祭酒兼同脩國史實錄院同脩  
撰仍兼侍讀公猶不自安求去益力遂以顯文閣侍制  
知平江府兼淮浙發運使四年八月也先是郡庾赤立  
率以夏初徵民租公謂古者十月納禾稼今先朝半載  
民何以堪僉曰此例行之三十年不然將有乏興之憂  
公不聽首以俸入及例卷所供助糴本而抑浮費以繼

之糴幾二十萬斛迄免預徵郡既大治創學道書院俾  
諸生肄業焉五年復以吏部侍郎召尋陞尚書兼職如  
故於是似道方諱言邊事言援襄者尤惡之公之入對  
首言今所謂危急存亡之秋母曰端平失襄他時可以  
復襄今日之事與端平異不亟援襄禍至無日許翰有  
言治世諱危亡之事而不諱危亡之言亂世諱危亡之  
言而不諱危亡之事人臣知危亡而不言則人主處危  
亡而不知矣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  
恒亡今敵國外患有古之所無而法家拂士無古之所  
有臣甚爲國家廩廩也度宗爲愀然變色似道笑曰此

書生腐語爾襄縱不守何至不可立國遽以亡言不亦甚乎公雖莫能與似道合而似道以公時望所屬每倚重焉六年由吏部尚書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進簽書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八年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如故公自躋政地數建守備之策似道自詭知兵終不以爲意馬丞相廷鸞辭位去公獨知省院印度宗欲遂拜公右揆兼元樞公聞之嘆曰不早用吾言國將亡而吾相吾其爲張悌矣比降麻公適中未疾乃弗果拜中使傳旨宣問趣御醫診視旁午於道疾少間除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仍書御扇出尚

方物以寵其行公舟次富陽謂所知曰吾一疾勝二十四考矣十年依舊職知福州福建安撫使爲州民代輸夏秋二稅錢以緡計者四十餘萬而寬催特放蠲減之數禮士犒軍之費不與焉代還之日其士人爭以詩文誦遺愛軍民焚香夾道持綵旗擁車不忍去者數千人公旣歸知時事不可爲憂適成疾醫以藥進公麾使去曰吾可死矣以至元十三年四月二十又三日薨于里第之正寢壽六十有二某年某月某日葬縣南鄉憩雲之原公階止太中大夫爵止緡雲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五百戶食實封五百戶配胡氏贈魏郡夫人子男三人

長曰鞏次曰瑾曰華惟華以承奉卽直秘閣終鞏仕皇朝歷南劍建昌邵武福信五路總管積官通議大夫贈兩浙都轉運鹽使上輕車都尉追封天水郡侯謚懋康瑾承事卽南劍路光澤縣尹女一人婚曰東平呂汲孫男八人長曰桂承德卽湖州路烏程縣尹次曰楠曰機曰棣曰權曰椅曰某曰某女八人長適懷遠大將軍河南屯田萬戶陳夔次適葉可大應大圭陳璋胡衡陳允德杜龍幼在室曾孫男七人女三人玄孫男五人公幼孤謹於事母而持身以嚴嗜好殊簡薄踐敷中外餘二十年家無留貲焉初少傅師事考亭門人滕先生璘授

以尊所聞集公旣脫去場屋遲次里居因以得於家庭者邇求考亭之原委纂疏所由作也後雖成書猶不廢考訂至易簣乃已公處館職秉史筆者或質所疑輒口占其本末以授之其博敏又如此公奏草可見者二十有九所著惟四書纂疏行於世近思錄精義若干卷孝宗繫年錄若干卷中興名臣言行錄若干卷文集若干卷並藏於家公位二府法宜有謚于太常有傳於國史而公之歿也兩宮北上九浹旬矣後五十有五年公之孫機以墓隧之石未有刻文爰以狀授潛俾譔次以備闕軼潛於公纂疏之書童而習之而我曾大父戶部府



君又與公有同年好施及後人不敢以不敏辭惟公夙  
受主知以言事官論是非殿陛上方嚮用而輒自引去  
晚執事樞國步已棘范希文脩京城之策不用於慶曆  
李伯紀經制兩河之策不用於建炎而公援襄之策不  
用於咸淳天之所棄孰能興之是誠有非人力所及者  
奉身而退以全其歸公之自處則可無憾矣銘曰  
道之不行託于空言顯顯趙公則既有聞言路之闢衆  
正所聚山川出雲膏澤在下夫豈弗逢止或尼之瀆則  
不告歛藏著龜善非爲名禮進義退靖共夙夜罔間外  
內有命來覲宵衣以湏蹇蹇匪躬終始弗渝孰尸其功

不自爲政時遊廟堂勞以二柄念彼多壘載瞻四方曰  
其殆而繫手包桑執之仇仇聽之藐藐獨安其危而以  
爲樂大厦之騫孰執持孰扶當宁曰噫其遂相予天胡嗇  
之弗俾卒相迺以晉陽爲國保障允矣明哲歸潔其身  
碩果不食曰惟斯文若昔大臣飾終有禮謚在奉常傳  
在太史公則不逮公多遺書銘以昭之過者式諸

濟南高氏先塋碑

國朝之制官七品以上咸得賜贈其先所以廣孝而勸  
忠也觀夫世數之異等級之殊而其積累之薄厚可得  
而徵焉泰定元年冬濟南高公以亞中大夫鎮江路總

管致仕品第三有司援典故以聞被旨追贈二代信乎  
其德厚流光者矣按高氏世居棣州無棣縣之幸禮村  
歿因葬其地蓋其先出於齊公子高以名爲氏譜謀墜  
逸系緒莫詳今所居則猶故齊地也公之曾祖考曰滄  
澗鹽山縣主簿諱輪祖考曰滄洲孔目官諱憲今贈中  
順大夫同知某路總管府事騎都尉追封渤海郡伯祖  
妣李氏渤海郡君考曰宣武將軍管軍總管諱璋今累  
贈亞中大夫某路總管輕車都尉追封渤海郡侯妣趙  
氏王氏並渤海郡夫人由鹽山府君而下三世俱有仕  
籍而志局干位厥施未光貽慶垂祉鍾于後人公實承

之公名仁字壽之少以材推擇爲吏會天兵南伐署招  
討司提控案牘歷萬戶府知事辟湖廣行中書省掾從  
征安南討兩江群蠻有勞受知丞相順德忠獻王因携  
以入覲旣而丞相改蒞江浙行中書省奏以爲檢校官  
尋遷左右司都事時同僚多以酒權鹽筴之利自汙簿  
問其事者以公厲獨清之操更見識拔刻上擢中書工  
部主事俄復入江浙行中書省爲左右司員外郎除江  
西行中書省理問官治蒙山銀賦之病民者捕寧都土  
豪之亡命者興利去害績用尤著廷議公以踐駁滋久  
將疇其民庸授吳江州知州下車未幾訟簡役均田里

無事乃大飭三皇孔子廟去之日州人相與立石以紀  
遺愛部使者以最聞授嘉興路總管府治中時列郡方  
祠奉帝師凡庀材用召匠傭壹出於民力公獨諭浮屠  
氏之籍於白雲宗者俾任其役官無一粟之毫民無半  
餉之勞而祠事以儲部使者復以最聞先是公數捧省  
檄行旁近郡以丹陽金壇故有公田虛額請悉蠲之而  
取他羨田補其入又以松江東鄉水利久廢田不宜稻  
請去故所賦米而用土產菽粟代其輸事皆施行兩郡  
之人莫不便之年甫七十即乞謝事不俟報而歸吳門  
別業居焉至是遂休致之請應追錫之命而公之妻楊

氏贈渤海郡夫人劉氏封渤海郡夫人公虔奉制書求  
懷明發展省墓下祭告如禮退自惟念宜有以昭上恩  
紀世德乃俾來徵文爲銘潛聞古之爲銘者必斟酌先  
祖之美而自著其名焉所以示後世法也謹叙次高氏  
之世家名爵與公之志行官業而銘以繫之銘曰

顯顯高氏齊文之昭代祀則縣莫守其祧不有厚德孰  
復乎始蟬聯三葉躋于膺仕胡卒不耀不震以轟諸厥  
義方嗣人之承展也嗣人是績是似服勤中外時踰四  
紀乃濟其美乃揚其名罔有失墜以荷寵靈煌煌天書  
下賚玄宅發其幽潛昭黜烜赫辛禮之原歸焉豐碑琢

而銘諸以代鼎鼎百世之下視此遺刻維孝維忠永胤無極

吳府君碑

泰定元年嘉興吳君漢傑以所居官品第七用著令得請于朝追贈其顯考府君承事郎温州路同知瑞安州事仍封其母陳氏妻陶氏皆宜人厥明年漢傑用舉者以本官署五品職於是府君累贈奉訓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理問所相副官飛騎尉追封嘉興縣男陳宜人陶宜人並累封嘉興縣君漢傑祇奉命書齋肅以告已事而退竊自念言所以致是者實先人積累之效福

慶衍溢賁及生存國之寵靈非孱焉不肖所克負荷宜紀世德以承天休垂示後嗣永永無極爰以四明黃向之狀來謁文潛惟府君之里居世緒年壽卒葬列於吳興趙公所爲誌趨操行事施予惠利播於永康胡公所爲銘庸敢掇取其大者以爲植德儲祉之符而顯誌之府君姓吳氏諱森字君茂其先汝南人後徙居嘉興祖寔父澤並宦事宋爲水軍正將君少襲武弁以汭海制置使李公曾伯辟署準備差使仕而未顯功伐弗揚國朝至元間以征東行中書省右丞相范文虎薦任管軍千戶遭時承平始遂遠引初府君既失所怙悉推貲

產以歸二兄鞠其弟妹逮有家室推是志也達之鄉鄰  
飢有米粟寒有緇繒病有藥餌死有棺槨舟梁道路脩  
除惟時輟田四百畝闢書塾聚閭巷子弟延師儒以教  
之由是人知有學有司狀其顛末移部使者覈實以上  
中書用近比署其門曰義士云其寢疾也遺命捐種戶  
逋租猶三千石春秋六十有四以皇慶二年五月癸酉  
委順而終窆于所居西北之麟瑞里於是歲行旣周矣  
府君有子四人長曰漢英從仕郎平江等處財賦提舉  
已卒漢傑其第三子承事郎溫台等處海運副千戶今  
方以財顯融於時貶恩所及未艾也嗚呼君子之爲善

非以近名而名隨之表立景附聲振響從有不期而至  
者矣然其蓄也厚則其奮也不亟易曰積善之家必  
有餘慶吳氏其成於積而出於有餘者乎銘曰

皇詠古制引敷孝治疏封班秩咸錫爾類顯顯府君匪  
以子貴啓慶自躬曰有吾義其義斯何在物爲利由家  
而鄉弗屯其施單夫屢人幼童弱稚室無凍餒俗有孝  
弟爲而不居嗣人之遺乃播乃穫乃引勿替有命自天  
下飾丘隧赫其龍光松栢衣被曷哉嗣人無敢失墜便  
蕃申錫如川方至增崇本始覃及來裔尚不一書斟酌  
祭器

故民應公碑

公姓應氏諱普字德施錢唐人年六十有九以大德八年七月某甲子卒明年二月乙酉葬縣西履泰鄉棲霞嶺北之花塢其配胡氏年八十有一以天曆元年三月某甲子卒四月丁酉合葬焉今國子司業韓公鏞時以使者行部爲立石采漢碑式大書其首曰元故民應公之墓而未有刻辭公之子本以書來京師論于潛曰發幽潛以起衰懦觀人風者之事也吾子以文字爲職業幸序而銘諸按應氏之先汴人政和進士確南渡時來錢唐遂家焉逮公六世矣公少失所怙依外氏習爲舉

子業非其志也尋棄去而讀孫吳書能通其意述將畧一篇慨然欲以竒節偉行非常之功自奮聞彭文子余毅夫之爲人心竊慕之薄遊江淮間以策干制置使李公廷芝李公見其魁峻整談論娓娓而竒之俾以進武校尉居幕下當是時內則權臣擅事外則疆圉日蹙諸將多解體公知無所効其力乃辭歸亡何而德祐失國李公亦死矣至元間凡異時有仕籍者往往持故所受告身詣京師乞換授公獨晦匿不肯自言我冠大裙道遙城市中日以教弟子接賓客爲事閭巷細人無以自業者時貸以錢而不責其息人多德之胡氏族女

性端謹不喜爲容飾以勤儉佐公理其內公旣歿撫其  
幼孤至于成人有子男一人本也女四適周某錢某周  
某郎某孫男四材偉俊華初揚君載未弱冠公識其爲  
佳士俾本與共學揚君後以布衣登史館尋擢進士第  
本猶落魄不偶故集賢大學士王公約嘗薦之而本旣  
老矣才今方以鄉貢進士起君子之澤或者未艾乎銘  
曰  
古稱平世士無功名胡有其逢而不有成括囊以俟際  
于文明傳子及孫復用一經有揭墓門不爵而勞繫此  
刻辭以鴻其聲

墓碣

董秉彝墓碣

嗚呼是惟秉彝之墓始予識秉彝鄞江上秉彝方妙年  
論議亶亶庶幾能以古人自任者由是數與之游別去  
僅三歲而復求秉彝於鄞則秉彝死矣嗚呼悲夫秉彝  
名復禮姓董氏世爲奉化州人自曾祖庭堅祖成至  
其父潤無仕者秉彝少嗜書不以貧輟其學故衣敗絮  
無以禦寒擁紙被挾冊坐竟日人莫見其有不堪之色  
嘗從鄉先生曾月卿爲舉子業試有司不中遂不復踐  
場屋益取經史百氏之言鈎微擿隱而求極其根柢間

出以爲歌詩雜文皆清麗古雅可喜故翰林侍講學士  
袁公甚器重之其父晚得未疾老母弱弟姊妹之未有  
家者居處服食婚嫁之須一資於秉彝而後具秉彝未  
嘗少戚戚以動其父母之意其父母亦驩然以忘其憂  
人以其爲難郵胡氏父子素善秉彝爲治舍館俾子弟師  
事之秉彝深自刻苦與之相摩勵激切夜參半隔牆燈  
大明滅猶隱隱聞讀書聲雖憊不自休因以成疾度不  
可起則歸與其父母訣竟以泰定三年九月五日卒於  
家年三十有三未娶無子以弟驥爲之後父命也賴胡  
氏爲買棺乃克以歛袁公爲發粟他朋游及方外交又  
相與合錢爲助始克以其年十一月五日返葬于其鄉  
西圃先墓之次其友汪君敏德以書來曰秉彝死且葬  
子知秉彝者宜爲銘胡氏旣買石以俟矣嗚呼悲夫千  
里駒不出阜樞人知其國馬而未始見其千里也故予  
於秉彝不敢遽以所可見者爲已足獨哀其年之嗇志  
之未究而死及之序而銘諸有不得苟讓者矣嗚呼悲  
夫銘曰

生不爭前死不爭後夫孰尸之俾其父母不得以爲子  
而予不得以爲友也嗚呼

陳子中墓碣



子中涿州陳氏名中因以爲字年三十有六至順四年  
六月丙寅終于杭州之寓舍卜以其年月日祔葬于湖  
州烏程縣菁山下先墓之側其友哲理野臺筮仕爲丹  
徒適以事如杭買石屬予以銘嗚呼予固不可無一言  
以慰子中於地下抑豈忍言之哉初子中合其同志五  
六人從予南屏山中舟徒亦在焉欲相率推予爲之師  
予謝不可則皆曰諾然猶有以父兄之雅故執子弟禮  
者予視子中則畏友也子中每篝燈挾冊而坐恒至四  
鼓蚤作殊無憊色其析理據事毫髮不苟間出以爲文  
皆精深縝密可喜而子中莫敢自謂已足不肯急於求

售向之五六人者或擢奉常第或以賢書上春官子中  
獨未嘗一踐場屋去年始走京師就試於鄉闈考官得  
其文將寘之前列尋復以其說爲疑竟棄弗錄子中退  
自有司軀崎四千里負笈南還抵家一月而有母憂又  
兩月戍以暴病一夕不起嗚呼子中而止於斯耶天者  
之難必而殃慶不以其類乃若是耶子中之大父德用  
晦跡弗任父讓故任連江縣尹以奉直大夫杭州路總  
管府判官致仕蓋其先父占籍于涿由直公仕江南遂  
家焉母李氏張氏妻亦張氏外家之女也子男一人女  
一人皆尚幼異時翰林侍講學士巴西鄧公常爲子中

扁所居室曰廣齋下中請予爲之銘予未及爲而遽銘  
其冢上之石嗚呼悲夫銘曰  
原田兮沃沃匪重兮斯穆樹之同兮或以弗熟異天之  
忍予兮胡彼培而此覆子無憂兮不復神之聽之兮後  
其式穀

蔣君墓碣

潛弱冠時及石先生之門聞先生當宋景定咸淳間執  
弟子禮者恒以百數顧生晚不得廁其列然竊心慕之  
先生沒十有六年而其爲諸暨州判官始識蔣君陶朱  
山中叩其師友之淵源則執弟子禮於先生者也君不

以輩行自高言必稱同門若嘗與游與居者焉會有詔  
賜高年帛郡檄某奉以從事某方踏君之門而君已死  
將葬其子果以狀來謁銘某不得辭按狀君諱明龍字  
飛卿姓蔣氏由漢交州刺史詡二十四世至唐尚書左  
丞烈又十七世至宋國子監主簿某監簿生處州教授  
穎教授生國子助教翥助教之子曰一德君之高祖也  
曾祖諱嗣興祖諱允恭父諱亨之皆不仕其自宜興徙  
越之諸暨迨君九世矣君先娶姜氏前三十七年卒有  
子一人果也後娶楊氏有女二人長適胡一中起進士  
爲紹興錄事次適趙深孫男三人初助教君無恙時有

異僧突入其室示以八字曰傳燈佛祖涅槃會人揖而  
與之語弗顧而去他日以其言驗之壽畧如瞿曇氏其  
歿則雙林唱滅之後一日也自是君之祖若父得壽同  
歿之日又同君之死也夢其父曰燈燈續傳不自我後  
不自我先寤而謂果曰吾先世之聞於浮屠氏者固非  
所敢知以今之年明之日徵之殆與吾夢協吾其逝矣  
即索紙筆爲書與親友訣翌旦正襟危坐奄然而化泰  
定四年二月十六日也享年八十有一葬以其年某月  
某日墓在某鄉某原銘曰  
有生之不齊兮寔命自天脩不可強促兮短不可苟延

天胡厚唐之家兮賦予之獨專死之日兮生之年一門  
四世兮弗後弗先吾因知命可受兮不可傳天者之難  
必考執則其然于嗟乎君兮尚歸土人全  
墓表

石先生墓表

先生石氏諱一鼈字晉卿世爲婺之義烏人至大四年  
年八十有二卒明年十有二月壬申葬賈山之原嗚呼  
先生宋景定甲子鄉貢進士也人莫或用爲其稱而稱  
之必曰先生者先生學者之共尊衆人之同慕也初徐  
文清公倡道丹谿上及門者或仕或不仕皆時聞人文

清之學蓋親得於考亭而祕書丞王君世傑則有得於  
文清者也先生少業于監推貨務都茶場王君若訥  
既又從祕丞君游學日以茂實大而聲遠負笈而至執  
弟子禮者亡慮數百人然自祕丞君以來惟用舉子業  
相授受故先生之門名賢書升學館者相望其高第或  
據乙科最後推貨君之孫龍澤遂爲成淳甲戌進士第  
一人國朝以材學顯融於時者猶彬彬焉識與不識咸  
以是爲先生之盛至其端緒之微蘊奧之邃世固未必  
盡知之也蓋先生晚而覃思於易著互言總論十卷其  
爲說不皆本於徐氏凡文清之教曰命曰性曰心曰中

曰誠曰仁微辭與義或尚有託乎嗚呼昔者子貢蓋歎  
孔子之文章而以性與天道爲不可得聞竊意今之稱  
先生者雖其文章猶莫得而聞也顧以是瑣瑣者爲其  
盛耶吾見其爲先生之累而已嗚呼有足哀乎夫所謂  
同尊而其慕者其果出於此乎彼乎潛生也後幸獲執  
弟子禮而不及與夫數百人者羣游並進於先生十卷  
之書復未能與有聞焉間乃掇其棄餘以充有司之求  
向之累先生者閱四十年而固在也嗚呼不又可哀乎  
夫使先生之道卒揜遏而弗揚者誰與潛實懼焉謹次  
其師友源流揭表墓道庶來者之求先生無以彼易此

而徐氏之傳不終寥寥也先生之世出行事具於塚上之銘壙中之誌茲不著至哀無文至敬不飾故亦弗復爲之辭

蛟峯先生阡表

故宋禮部尚書方公廙事三朝爲時名臣宋亡晦迹弗仕學者因其自號稱之曰蛟峯先生如隱者焉在世祖時旁招遺老以待咨訪詔御史中丞崔或起公於家辭疾不赴以高壽終 今天子稽古圖浩誕命儒臣刊定前史以監觀其得失而有司莫能奉公事狀以聞竟不爲立傳書已上而其與公會孫道壑適同在史館因

得公言行之詳乃摭其大要而序次之以授道壑俾刻石爲阡表庸備史之闕文謹按方氏睦之淳安人公曾祖汝翼贈宣教郎祖謙贈朝散郎父鎔封奉直大夫母邵氏贈令人公初名夢魁淳祐十年理宗臨軒策士覽公所對數陳鯁直親擢爲進士第一賜名達辰故公以君賜爲字用例補京官簽平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實祐元年召爲秘書省正字升校書郎引疾去官除著作佐郎未命知寧國府未上並以言者罷開慶元年召爲著作郎兼權尚左郎官居無何復以言者罷除知婺州以外臺奏寢新命除知嘉興府未上改知瑞州甫及朞

亦皆以言者罷咸淳元年召爲司封郎官兼國史院編  
脩官實錄院檢討官兼直舍人院累遷秘書少監起居  
舍人三年出爲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徙江南西路  
計度轉運副使五年入權兵部侍郎同脩國史實錄院  
同脩撰兼侍讀七年知貢舉竣事除吏部侍郎丁內憂  
服闋以待左侍郎召辭不赴自是不復出德祐元年除  
京湖四川宣撫司叅謀官權戶部尚書改禮部尚書俱  
以父疾辭遂丁外憂此公所閱之官也秘閣脩撰父之  
職也承事郎 轉至中奉大夫公之階也某縣開國男  
食邑三百戶公之爵也鄭丞相清之秉政御筆以雷變

徹樂減膳恤刑獄而獨無求言一條中外傳聞以爲庶  
堂監謗之術及兩察官以忤清之去國公亟扣闥上書  
力言之且謂所貴乎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君  
嗣未定不能贊之敵國佯遁無以備之貨臣聚斂土木  
方新顛而而扶危而不持則具臣而已聞其履䟽丐問  
留之者愈堅攻之者愈衆此非所以愛之時公猶在期  
集所而未官也上特優容之賈丞相似道制置兩淮海  
州喪師更以捷聞公上䟽言海州之事三尺童子皆能  
言之而聞臣以照爲勝陛下曲徇其意出御筆令學士  
院降詔獎諭之豈不知而受其欺耶抑已知而姑以揜

外觀而自欺耶願陛下急收回御筆以解萬世之議而免外國之笑借曰萬世之議未暇恤隣敵笑我何以立國乎公之取怒於似道自此始理宗在位日久務撻攬權綱政多從中出羣儉乘時弄威福之柄公上疏曰當大本猶豫之秋豈無旁睨蜉蝣之撼甫節之蝕蝕難度其心平勃之屹屹當儲其後又曰天下有貧州縣而無貧太守有貧國家而無貧邸第南司貧而北司之應奉不貧百姓貧而緇黃之窟宅不貧至於挾小才以濟大貧者近親有依憑焉宮中有承受焉左右有游譽焉陛下以得之左右者出自聖斷而用之曰吾自除吏也不

知有從旁竊威福者矣又曰京有尹畿有漕所以培護根本愛養命脉邇年居是宮者不過爲奄豎輩一大承受耳無名宣頭真僞莫詰非特取索隱匿莫稽仇士良謂天子不可令間暇若以財貨聲色蠹其心使無暇更及它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今此曹遑遑汲汲求適吾意者正士良之策也帥漕兩司疲於應奉帑庾赤立萬一幾甸之內有一旦警急何所趣辨何所倚仗乎願斷自今日止營繕省宣索而司不急之應辦悉停之左右並緣需索之有例者悉閣之然後可以救兩司之貧爲緩急之備也上頗感悟而土木之功不爲少輟公復因

論邊事屢及之有曰善處急者不以急亦不以暇古之謀人國於江左者莫窘於淮淝而談笑奕棋莫迫於新亭而從容就席固不以急也外示談笑而內有以神其指授之畧陽示從容而陰有以伐其壁後之謀所謂暇者豈真暇哉又曰吾有以自謀而不以鄰國之存亡爲安危則不依於人吾有以自備而不以敵國之緩急爲喜懼則不制於人苟以彼之存者爲安緩者爲喜萬一鄰敵陽示安枕以給我而假敵以道躋可噬乎又曰今與敵對境我無一日謀敵而敵無一日不謀我彼所築者金城鉄壁我所築者土妖血山彼所築者奪我地爲

之我所築者奪民地爲之其言切中當時玩細娛而不圖大患之病尋上䟽極陳備邊之策曰以必爭之規模奪浮光然後可以全兩淮而保長江以必死之規模守樊襄然後可以拒光化而全江陵夫淮之猶可守可耕者以有一綫之河也今涉河而築浮光乃吾戶內若屯於斯耕於斯教訓於斯日夜出騎以撓我淮東西俱不可耕矣雖堅城閉辟而坐於禁制不得動矣爲吾之計當勉諭淮閩盡力以爭浮光則兩淮猶可安枕也萬一樊襄不牢彼反奪之則江陵孤注尚足恃哉爲吾之計當擇荆之猛將責以必死之規模守樊襄則北可拒光



化南可全江陵一則思所以奪其地二則思所以爭其民則對壘之勝負決當在此而不在彼矣識者謂公此䟽真活國之良劑朝廷不能用以至於亡而公言無不驗重爲之太息焉御史洪天錫劾內官盧允升董宋臣不行而去公移書宰相勉以行中屠嘉之事且抗䟽援膏肓二豎爲喻曰何陛下愛其國不如愛二豎之甚乎漢唐之季建置天子在奄豎掌握罪大惡極朝廷不能誅之天下必有起而誅之者漢之宦官陳蕃竇武爭之不勝并州之將操戈而殪之唐之宦官宋申錫攻之不勝河中之帥移兵而屠之小人之在君側操心何所不

至其所以不敢動於內者蓋有所憚於外若外不足憚則無忌憚之心生而無君之惡動矣言尤激烈上覽之不悅公遂稱疾求去丁大全方以臺長用事欲鉤致諸賢公見幾而作謁告徑行董丞相槐勸公不必遠引公曰丞相且自照管越數月果爲大全所繫而去吳公潛拜左丞相公亦召還會國子博士徐庚金等言大全雖去相位而六賊尚存乞誅之以謝天下上諭潛不當汲引庚金等議論紛紜潛於榻前自辨上爲之歛容而隙自此開先是鄂渚危急上命似道提師江陵似道奏請下流兵權潛奏鄂以上既屬似道鄂以下宜屬趙葵上

不從徑以下流併聽似道節制凡似道密奏外廷不得預聞上反以不知邊報爲潛罪及廷臣奏忠王之立人心所屬潛獨不然姦謀叵測潛遂罷相中外惴惴疑必有後命公上疏曰天下之所同好我獨惡之天下之所同非我獨是之則爲人上者亦難知矣大抵上易則下親上難則下畏下親則上安下畏則上孤窘急而求之一緩而遣之號呼而進之一唯而退之旁觀沮縮何以作人任事之氣乎上問爲誰公奏臣不敢直指願陛下曲回天怒以安中外上乃首肯而榻前款密之言外廷無聞知者既而似道入相希指論公者章連上矣度宗

即位公乃還朝一見甚喜欲大用之公乞命朝臣爲知縣以重其事權專以均田稅正版籍均力役勸農桑崇孝悌訓士卒除盜賊爲考課之法有旨從所奏後沮不行此公之忠謹見於立朝者也信州措置軍糧失宜召亂朝廷以江東臬事付公聞命就道及境或來言城中事勸公偃旗息鼓而過公笑不答即日單騎入州決獄一城肅然密戒能事者訪得亂卒姓名禽其兇惡逆黨悉寘于法事平有詔褒諭比公於韓魏公云公於它獄事莫不盡其情故一路無冤民而盜賊屏息及將漕江西有獻議於廟堂請以銅錢一當十委公自江西行之

公抗言其不便而止講行賑糶以救民饑乞蠲和糶以甦民病有女妖以左道惑衆隣郡愚民十百成群踵門徼福公杖而流之由是遂息此公之績用見於出使者也蓋似道柄國十有六年公屏居者十年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而施于有政者又厯厯若是此有志之士所以羨其際逢之盛而惜其設施之未究也公天稟卓絕於書無所不讀而會於理學以爲歸宿自爲幕職官至秉麾持節所至以教化爲先務暇日輟從容庠序間授學者以求端用力之方自躬行上起自人倫日用上起務之東陽有好事者創義學迎致公爲之師從游者數百

人閩人林光世寅緣宦豎而賜出身及爲浙東常平使者首劾公不當俯就義學之招婺州之命由是而寢公遂即家建塾以私淑其徒後以從官侍經帷每事啓沃以格君心度宗眷遇之甚至問公講授之所賜御書扁額曰石峽書院仍賜手詔褒寵之江南新附鄉寇猖獗官舍民居盡燬而書院巋然劫火之餘葺治既完諸生稍稍來集倡明正道以致知力行名其堂以仁義禮智名其齋時所在士風積靡公所以振起而作新之者成效甚著此則公自任以師道之重期於繼往聖而開來學者也公所著有孝經章句一卷易外傳圖說五卷尚

書釋傳四卷中庸大學釋傳三卷格物入門一卷行於世公人物魁岸聲音如鍾磊落落青天白日渾淪醇厚不見涯涘觀書至老不廢視紛華盛麗事茂如也侍諸父昆弟子姪各盡其禮接物以誠而無不悅服不爲察察而自莫能欺公卒於至元二十八年正月三日享年七十有一以三十年三月二十九日葬于縣西之安谿娶趙氏封令人再娶朱氏子男三人長梁太學生次棟次杰入皇朝並以儒起家棟月泉書院山長杰長洲縣學教諭然皆恬於進取不有顯秩女三人長適脩職郎無爲軍無爲縣主簿徐敏中次適武學生項雄飛次適

御元廷孫男四人女三人曾孫男七人女一人棟之孫道壑以至順元年擢進士第今自翰林國史院編脩官出爲嘉興路總管府推官階某郎石峽書院既領於有司而設師弟子負道壑病其痺迫弗稱乃以公之故居廣其基址而新其棟宇絃誦之聲不減公在時先儒有言道不行百世無善治道不傳千載無真儒公之道雖不行於當時而其學有以傳於後世夫何憾乎潛之魯大父在曹府君實公榜中進士託斯文之雅故於公門四世百年矣今所述乃學士大夫之公言非潛之私言也來者尚有考焉

盤峯先生墓表

睦之桐廬有隱君子曰盤峯先生以至大三年正月八日卒年六十有七越七年乃克葬于縣北大隱阡先墓之次延祐三年十一月某日也去年秋某以退休之餘被命復出艤舟桐廬驛先生之孫裕來謁曰吾祖之葬予之鄉先生方公鳳既爲誌于玄堂而未有以表諸封隧今三十有三年矣懼愈久人無得而稱焉敢惟子也請昔在宋季先生之外舅將作少監失公杰與潛之曾大父戶部府君仕同朝居同里先生於潛爲大父行潛年十六七卽叅陪於杖屨之末先生古貌野服高談雄

辨四座盡傾每語當世事及前代故實疊疊不倦然喜汲引後進有如潛之無所肖似猶不以凡子見遇每折行輩以相傾下興懷疇昔夢寐不忘竊願以一言自託於先生不可得而潛亦老矣矧以裕重有請乎先生少力學工於文辭嘗携所業暫見內翰劉公克莊大奇之由是名動州邑弱冠游太學登咸淳四年甲科賜進士及第調衢州軍事判官用龍飛恩階文林郎居官有廉能聲大叅家公鉉翁詳刑浙左雅知先生所至輒挽以自隨獄事悉委焉屬部之民有縱火殺人者株連坐繫甚衆歲久不決先生探得其情多所平反它疑獄經先

生詳讞無不服其明允衢俗好鬪不相能則弄兵以相  
讎先生被郡檄徧行村落戒諭之皆委刀劍爲良民蜀  
名卿史公繩祖僑寓是邦先生暇日輒相與研究先儒  
性理之學爲士者往往聞其緒言而有所開悟故相留  
公夢炎郡人也愛先生才且賢欲以女歸之先生不可  
乃已秩滿辟御前軍器所幹辦公事未幾國破而家亦  
燬先生避地萬山中草棲露宿若與世隔久之乃歸而  
稍復其故宇爲終焉之計程公鉅夫以待御史將使指  
南來求遺逸之士得先生以應詔先生固辭弗能強也  
留公入覲後爲吏部尚書所薦前進士七人獨王公龍

澤起爲行臺監察御史而先生其老於布衣桐君古隱  
者廬於東峯指桐爲姓縣以得名先生居東峰之下西  
望漢嚴子陵釣臺唐方玄英白雲原僅數十里山峙川  
流儀刑如在先生徘徊其間慨然以古人之風節自期  
與鄉先生袁公易魏公新之爲三友袁魏云亡先生躋  
孤了立如鼎一足意有不適咄咄書空而已家公當運  
祚之垂絕以使事如京師又留河間先生數致書候安  
否既得歸年已八十先生徒步往見之握手道舊故輒  
相對欷歔泣下前郡守方公回既奉版圖上千職方復  
以總管兼府尹終更猶留居又乃去前後十有二年先

生不一造其門後與之邂逅于錢唐始恨識先生晚賦  
詩媿謝焉先生屬纊前二日猶與親友劇談盡數刻精  
神無少憤眊亦足見其所養有素矣孔子曰殷有三仁  
焉說者以爲人臣之義莫易明於死節莫難明於去國  
而屈辱用晦者亦所難辯宋之亡也先生不在其位而  
未始行乎患難不降其志而卒以明哲保身從容於出  
處去就之際而不至於屈辱其善用晦者歟蓋人之難  
能亦非人之所難辯是用因其迹以推其心之所存論  
次而表顯之庶百世之下有觀感而興起者焉其言行  
之詳誌所載已具茲不復贅先生姓孫氏諱潼發字帝

錫一字君文盤峰其別號也先世由夔之金華徙桐廬  
遂爲睦人高祖顯曾祖寶祖漕貢進士廉父承奉郎致  
仕之才母孺人方氏妻朱氏子男二人濬誼女二人適  
施昉毛元孫男若干人女若干人曾孫男若干人女若  
若干人先生所著述散見於學者之家子死孫幼父未克  
褒聚彙次以行惟手編前賢紀詠桐君事曰桐君山集  
者人多傳之

翰林待制柳公墓表

公諱貫字道傳姓柳氏其先由展季仕魯食采柳下因  
以爲姓子孫居河東者在唐爲官族宋南渡初有自解

徙杭者生子曰森又自杭徙婺之浦江家於縣西烏蜀山歷四世至公之曾祖考諱蘊俱韜晦弗仕而寓迹於醫祖考諱補之迪功郎嘉興府崇德縣主簿考諱金忠翊郎高郵軍高郵縣令入皇朝以公貴贈奉訓大夫淮安路泗州知州飛騎尉追封浦江縣男妣俞氏追封浦江縣君公之生也外大父閣門俞公葵暨泗州府君同擢右科進士第因命之曰資義取兩文易兩武資於今文爲員故公自署其名爲貫云公幼有異質穎悟過人嘗侍泗州府君謁神祠得旁人所遺金珠可直萬緡密伺其人復至而還之泗州府君大驚知其器量不凡期

以遠到非歲遣受經於同郡金先生履祥即能究其旨趣而於微辭奧義多所發揮既又執弟子禮於同里方先生鳳括吳先生思齊粵謝先生翱二先生隱者以風節行義相高間出爲古文歌詩皆憂深思遠慷慨激烈卓然絕出於流俗清標雅韻人所瞻慕公左右周旋日漸月漬不自知其與之俱化也杭於宋爲故都向之宿儒遺老猶有存者公徧游其門無不折行輩與爲忘年交而與紫陽方先生田淮陰龔先生開南陽仇先生遠句章戴先生表元降山牟先生應龍永康胡先生之純長孺兄弟交尤密往來咨叩無虛日凡學問之本末文



獻源流歷歷如指諸掌發於論議言必有徵不徒事浮藻以追世好也諸公亦往往喜爲之延譽由是名聞於一時初東平王公侯持使者節按察屬部大舉學政教官之備員充位者一切謝遣之更延致前代賢士大夫之老於文學者補其處於是泗州府君爲之起而主教於鄉邑公在侍側王公一見輒加器重亟稱薦之公年甫弱冠殊未有仕進意後十有餘年始以察舉爲江山縣學教諭又爲昌國州學正江山乃川阻山窮處昌國則邈焉雲海嶋嶼間公不鄙夷其所至日與爲士者敷陳仁義道德之說人多化之用累考赴選集於京師

中書左丞張公思明首令子弟來就學達官大人得公又皆竒其才公例當教授一州用薦者特授湖廣等處儒學副提舉未上改擢國子助教階將仕佐郎由助教爲博士轉將仕郎前後在弟子列者千餘人業成而仕後多知名遷徵事郎太常博士時方承平稽古禮文之事次第並舉遇有所討論公援據詳洽權古今之宜而爲之折衷廷議莫不服其精當沅州歲貢包茅四十匭茅輕舟楫多致覆溺公請附以它貢物鎮其舟至今以爲便勲戚大臣請謚者數十家文移山積文格不行公悉爲考行易名以上凡三月而畢臨江守李侯倜爲部

使者所劾它使者力辯其誣後終於大官當得謚其家  
求於謚議中母及臨江事公曰著其事而白其非辜安  
可沒乎其子乃歎服柄國者欲以其祖配食孔子廟衆  
莫敢忤公獨毅然持不可而止有神降于洛郡長吏列  
上儀曹乞加封爵公以爲神姦能鼓民不治將爲亂宜  
下所部禁戢之儀曹符本郡如公言監察御史馬公祖  
常薦公才任風憲章再上皆不報丐外以文林郎爲江  
西等處儒學提舉視事伊始吏循舊比以例卷進歲爲  
米八十石公斥去之後來莫有敢追報其弊者龍興郡  
學久廢公爲新其棟宇聘名儒爲學者師士風以之復

振道士作廟壘侵學地東湖書院田爲僧所據者三百  
二卜畝悉奪而歸之它書院不籍於官者無慮數十舊  
設主領一負司其金穀之出納公命勿設而以其事分  
隸所在學官豐城尸教席者不任職士子因持其短長  
交訐互訐公折以片言而各當其罪莫不心服脩漢先  
賢徐孺子墓立宋高士蘇雲卿祠古碑碣所紀有關於  
名教者必訪求而重刻之苟可以扶世導民者無不爲  
也南康倉吏坐株連逮繫首餘人公被行省及憲府檄  
讞其獄鉤擿隱伏而得其情所平反甚衆人尤服其長  
於政事秩滿而歸杜門不出者十有餘年自號烏蜀山

人扁其齋曰靜儉室廬僅庇風雨饘粥時或不給處之  
裕如若將終身焉。今天子更化之初登用儒雅而中  
朝諸老多已凋落近臣以公名聞于上乃以翰林侍制  
承務郎兼國史院編脩官起公於家公愔然出見使者  
退謂人曰吾老矣忝列職禁林儻緣次對而獲陳堯舜  
之道以裨聖政之萬一豈非幸歟會有詔復行貢舉法  
留主文衡於鄉闈竣事乃行到官僅八閱月俄以疾卒  
于寓舍至正二年十一月九日也享年七十有三省臺  
院監皆來致賻集賢吳大學士直方國子吳博士師道  
並敦鄉曲之義共經紀其喪事靈輻南還諸公引紼陳

奠於都門之外道路之人咸爲咨嗟墮涕夫人盛氏累  
封浦江縣君前公十二年卒以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合葬于縣。通化鄉荆山之原子男三人長尚次同次  
曰孫男三人秬穎穆秬早夭穎以父命用公廕入官未  
調女一人公氣韻沈默局量堅凝平居未嘗見其疾言  
遽色雖有桀驁者亦皆望之而意銷孝友本乎天性第  
實出後外家俞氏遇之恩意彌篤讀書博覽強記自經  
史百氏至於國家之典章故實兵刑律歷數術方技異  
教外書靡所不通故其文涵肆演迤春容紆餘才完而  
氣充事詳而詞覈蔚然成一家言老不廢詩視少作尤

古硬竒逸而意味淵永後學之士爭傳誦之工篆籀楷  
法善鑒定古彝器書畫而別其真贗晚益沈潛於理學  
以爲歸宿之地焉所著書有近思錄廣輯二卷字系二  
卷金石竹帛遺文若干卷烏蜀山房類藁二十卷公之  
葬也御史中丞張公起巖以居曾監時夙有同寮之雅  
故既爲之銘納壙中占等復奉門人宋濂之狀屬潛爲  
之表揭于冢上潛與公居同郡學同志辱游於公最久  
知公爲最深所以圖公於不朽者潛之責也是用弗讓  
書而授之俾刻焉其辭曰

柳居河東爲唐望宗從宋南遷再世外官公生其季遠  
今盛際以文易武承考之意延祐初元朝多俊賢公於  
其間翱翔後先于士而來列于庶位詩書禮樂孰非吾  
事由中而外退也委蛇遺世獨立一紀于茲國之老成  
日益淪謝鋒車在門公不俟駕有懷欲陳堯舜吾君輪  
當次對乃以計聞乘化而行公乎奚憾士林畫殤失其  
一鑑斯文未喪儀刑具存表以石章刻在墓門

張子長墓表

上即位之十一年分命儒臣纂脩遼金宋三史今師相  
以監脩國史領都總裁既進擬收擢遺逸之士四人以  
兩院次對之職俾參筆削仍奏辟子長爲本府長史使

者奉驛券行四千里求得子長於金華山中力辭不拜  
四方之士莫不高其風後五年申命史臣纂脩本朝  
后妃功臣傳於是山林特起之招皆正除入館俾預計  
論子長名在五人之列以翰林脩撰儒林郎同知制誥  
兼國史院編脩官召復避不就使指有嚴不得已爲之  
起行至武林驛卒辭而歸士益以是高之子長之才之  
美過絕人遠甚其無媿於前脩可傳於來世者則不在  
彼而在此也子長姓張氏樞其名子長其字幼聰慧爽  
朗受教於屏巖先生而外家潘氏蓄書數萬卷金石  
遺文千餘卷子長盡取而讀之過目輒不忘且能通其

大意年十四五肆筆成章頃刻數千言嘗作小臣策談  
宋高宗忘親事讎而追爲之定復兩宮之計以爲當時  
徂於宴安莫有知出此者時前代遺老多尚存無不降  
歎弱齡益自愛重杜門不妄出頗易視當世直欲方駕  
於古人同郡之士與之交者可以俸數暇日寓情卮酒意  
氣豁然視餘子茂如也海內賢士及名卿才大夫至於  
是邦皆以得見爲幸或問以古今沿革政治得失咸樂  
告之宇宙之分合禮樂之廢興以至帝號官名歲月後  
先皆無所脫誤每及一人則其世系闕閱與才質之良  
歲歷歷如指諸掌論事後當成敗不旋踵皆驗初東萊

呂成公倡道於婺不幸天不假以年故婺之言此理悉本於紫陽朱文公由文公五傳爲白雲許先生子長少先生二十二歲先生偶見之漫叩以漢高帝何以取天下輒應口而對出入紀傳貫穿鉤引語蟬聯不能休先生大奇之閱數日子長以書上謁先生答書曰公以道期之以大成子長請就弟子列先生不可始終以朋友待之自是子長益斂華蓄銳趨於平實學日以粹其能不失乎進退之正者學力所至也凡爲文務推明經史以扶翼教道不喜作瑯瑤侈靡諂諛戲豫放浪無實之言謂學春秋者必始於三傳而其義例互有不同乃辯

析其是非會通其歸趣參以儒先之說裁以至當之論爲三傳歸一義三十卷又謂啖氏於春秋卓然有見於千載之下而陸氏繼之所纂春秋微旨以朱墨別三傳之當否歲久漫滅寢失其真乃重加考訂爲三傳朱墨本若干卷言有未周意有未暢則出新義以補之金之鉅儒大寧敬先生有春秋備忘久未及行於世暨入國朝先生之諸孫公儼以憲節來涖於婺橐其橐請子長爲之校讎乃因近臣以聞而刻焉謂三國之正閏固不待辯自古國必有號史亦從其實而書之漢之爲漢未嘗稱蜀陳壽欲帝魏而以晉承其統遂以蜀易漢

抑此所以伸彼也壽父獲罪於諸葛武侯而壽又為武侯子瞻所薄故於武侯之駿功偉烈多略弗著而武侯再挫司馬懿亦沒而不及內以報私憾外以為時諱也譙周壽之所師力贊後主納欵於魏賣降覆國壽不以為非反善其策餘所書往往類是乃糾其疵謬之害義正其繁簡之失宜為刊定三國志六十五卷又別撰漢本紀列傳附以魏吳載紀為續後漢書七十三卷三國之臣有能致節於其君者舊史或諱不書或書而失其實或僅見於異代之史皆為更定而於漢事必備載以詳正統或一事數說必參訂使歸于一是非疑似抑揚

予奪咸有論著繫于各篇之後名曰訓志經筵檢討危君素言子長是書立我精密可資勸講朝廷為下本郡取而上之宣文閣藏焉它所著有林下竊議一卷曲江張公年譜一卷謂宋之亡也將相群臣伏節死義者固已有傳在史氏卑官下士吏卒女婦之死者多史所弗錄乃詢諸故老旁采稗官得若干人為宋季逸事若干卷平昔所作歌詩箴銘贊頌碑記序說誌狀之屬有敝帚編若干卷其言閎深浩博而峻厲潔清援据精切而論議純正尤長於叙事而扶善遏惡率能使人有所感發懲創至於微辭奧義又有未易以淺窺者大抵其文

主於氣氣命於志志立於學故言無所苟出處之際無不克踐其言江西鄉闈嘗奉書幣迎致子長司其文衡返其幣而卻其請蓋塲屋之文非子長之所謂文也子長之先占籍臨海唐乾寧間避地來徙遂爲婺之東陽人宋末稍有出而仕者曾祖日新承節即祖友諒迪功即父觀光昇巖先生也娶金華潘氏又自東陽徙家金華先生少游太學德祐納土從三宮北上用執政薦授婺州路儒學教授階將仕郎仍刻印以給之婺歸皇朝之後有學自先生始在官十年改調紹興路平準行用庫大使循新例換將仕佐郎以母老不赴遂弗仕家食者

聖四十年而卒子長生於至元二十九年二月二十五日卒於至正八年八月四日享年五十有七娶王氏既不克終事子長故子長無子爲之後者長曰燧李氏甥之子也次日燃族人之子也以十年十有二月九日奉子長柩葬于金華縣循理鄉信義里許先生之歿以其子元屬於子長元欲師事之而子長則以先生之待已者待焉子長之葬元既狀其行實之詳乞銘於危君且求潛擬其大者表于墓隧先是浙東部使者交薦子長章九上俱未報逮論撰之命適承乏北扉法當歲舉守令一人因以子長應詔廷議以子長累徵不應重



於勞以州縣之事遂格不行子長平生大節非獨爲士者知之宰執大臣亦知之矣夫既有以信於今不可無以貽於後元所以汲汲焉爲之圖其不朽也後漢所稱樊英初被詔命僉以爲必不降志及後應對又無竒謀深策談者以爲失望豈不以其名最高故其毀蓋甚乎蓋名者衆人之所忌君子之所避也嗚呼子長明炳幾先薰不自焚膏不自煎以保其身以歸夫全松柏九九清風凜然今千年過者式焉

重刊黃文獻公文集卷十



